



#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994/265  
7 March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安全理事会成员递送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作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993/7号决议第32段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定期报告。

附 件

1994年3月1日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给秘书长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信

我谨向你递送关于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3/7号决议第32段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又一次定期报告。请尽早安排将本报告提供给安全理事会各成员为荷。

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  
特别报告员  
塔德乌什·马作维斯基(签名)

附 文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况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  
根据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993/7号决议第32段提交的关于  
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言 .....	1 - 4	7
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	5 - 79	7
A. 序言 .....	5 - 6	7
B. 对平民的恐怖活动 .....	7 - 27	8
C. 图兹拉的局势 .....	28 - 33	12
D. 拘留 .....	34 - 39	13
E. 人民的流离失所 .....	40 - 48	14
F. 由于流离失所引起的某些人权问题 .....	49 - 52	16
G. 强奸 .....	53 - 57	17
H. 对平民的军事袭击造成的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 主义法 .....	58 - 63	18
I. 干扰人道主义援助造成的人权问题 .....	64 - 74	19
J. 结论和建议 .....	75 - 79	21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二、克罗地亚 .....	80 - 119	22
A. 序言 .....	80 - 83	22
B. 对侵犯人权现象的法律补救措施 .....	84 - 87	23
C. 对塞尔维亚族、穆斯林族和其他群体的歧视 .....	88 - 94	24
D. 非法和强行驱逐 .....	95 - 99	26
E. 难民情况 .....	100 - 103	27
F. 新闻界的状况 .....	104 - 106	28
G. 联合国保护区的情况 .....	107 - 113	29
H. 结论和建议 .....	114 - 119	30
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 .....	120 - 158	31
A. 序言 .....	120 - 121	31
B. 塞尔维亚 .....	122 - 138	31
B.1 科索沃 .....	139 - 143	35
B.2 桑扎克 .....	144 - 147	36
B.3 伏伊伏丁那 .....	148	37
C. 黑山 .....	149 - 151	38
D. 结论和建议 .....	152 - 158	38
四、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	159 - 189	39
A. 序言 .....	159 - 162	39
B. 司法裁判 .....	163 - 166	40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C. 新闻媒介的状况 .....	167 - 171	41
D. 少数民族的状况 .....	172 - 181	41
E. 难民和人道主义状况 .....	182 - 185	44
F. 结论和建议 .....	186 - 189	44
五、斯洛文尼亚 .....	190 - 200	45
六、失踪问题 .....	201 - 208	47
七、儿童的情况 .....	209 - 278	48
A. 序言 .....	209 - 216	48
B. 战争中的儿童 .....	217 - 247	49
C. 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儿童 .....	248 - 262	57
D. 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儿童 .....	263 - 271	61
E. 结论和建议 .....	272 - 278	63
八、特别报告员过去的建议及其后续行动 .....	279 - 360	64
A. 序言 .....	279 - 282	64
B. 种族净化 .....	283 - 293	65
C.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安全区 .....	294 - 296	67
D. 人道主义援助和帮助 .....	297 - 312	68
E. 囚犯和被拘留者 .....	313 - 319	71
F. 强奸的受害者 .....	320 - 322	72
G. 战争罪 .....	323 - 331	73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H. 裁军 .....	332 - 335	75
I. 联合国保护部队 .....	336 - 342	76
J. 和平进程中的人权 .....	343 - 347	77
K. 补充建议 .....	348 - 356	79
L. 结束语 .....	357 - 360	81
附件一：实地活动 .....	1 - 12	86

## 导言

1. 特别报告员的任期最初是由人权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于1992年8月14日确定的，之后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在1993年2月23日第1993/7号决议中将他的任期延长一年。

2.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任期延长以前已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三份报告(E/CN.4/1992/s-1/9; E/CN.4/1992/s-1/10; A/47/666-S/24809; E/CN.4/1993/50)，向大会提出了一份报告(A/47/666-S/24809)。之后，在他的实地工作人员多次现场活动和他本人出访之后，特别报告员又提出了五份定期报告(E/CN.4/1994/3、4、6、8和47)。

3. 特别报告员继续酌情在其实地工作人员调查后与有关当局交涉，提请他们注意某些侵犯人权的指控。每一次他都敦促对情况进行调查，必要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特别报告员与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80号决议(1992年)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合作，并且表示要与针对前南斯拉夫的国际刑事法庭充分合作。

4. 特别报告员对协助他完成其任务的各方面机构表示感谢，包括联合国保护部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欧洲共同体监测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访问组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 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 A. 序言

5.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全面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仍是这场战争的一个特点。整个人口都继续处于恐怖和骚扰之下，特别是--尽管并不完全限于--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族部队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部队控制的领土上。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某些群体遭受的各种形式的灾难，包括与他们流离失所有关或产生的人权问题。一个尤为引人关注的方面，是正在对平民发动的军事进

攻，特别是在萨拉热窝、莫斯塔尔和图兹拉。1994年2月5日在萨拉热窝一个集市上发生的事件，有68人被打死，200人受伤，是这场战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袭击平民事件。强奸和其他形式对妇女的性侵犯仍在继续。干扰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造成了极大痛苦。

6. 本章中的材料依据的是特别报告员实地工作人员进行的调查、各种可靠的消息来源，以及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2月对图兹拉的一次访问。波斯尼亚塞族当局继续拒绝允许特别报告员在他们控制的领土上进行调查。本章中所载的材料应联系前几份报告中关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权遭受侵犯情况的详细报告一并考虑。

#### B. 对平民的恐怖活动

7. 十分不幸，对民族群体成员的恐怖活动仍在继续，在波斯尼亚塞族和波斯尼亚克族控制的地区情况尤甚。特别报告员再次坚决谴责这种行径，这些行径侵犯了基本人权，包括生命权、人身的完整、财产、隐私和家庭生活、思想、良心、宗教和迁徙自由，谋生的权利、享有国籍的权利，和作为一个民族或文化群体成员的权利。特别报告员还谴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控制的地区发生的所有侵犯人权行为。

#### 在波斯尼亚塞族人占据的地区针对穆斯林和波斯尼亚克族人的恐怖活动

8. 1993年11月底以来，巴尼亚卢卡的“种族净化”速度出现升级，收回公寓租用权的现象急剧增加，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住户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撵走，违反了关于住房的法律规定，事实上又不能求助法律补救程序。实际上，据报告已在该市建立了某种形式的住房机构，该机构为到来的流离失所的塞尔维亚族人选择住房，赶走穆斯林或克族住户，据说还以被赶走的人留下的财产的形式对其服务收取报酬。1993年12月13日在巴尼亚卢卡发生的事件是目前驱赶做法的典型情况，当时



有6个携带武器穿着制服的男人强行闯入一个非塞族人家庭的住宅，对主人进行殴打，并且不顾该家持有法院保证其住房权的命令，将他们赶上街头。

9. 巴尼亚卢卡的所有非塞族人现在几乎全部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据估计在波斯尼亚塞族人管理的地区仅有3%的非塞族人仍有工作。解职常常没有合法理由，而一种常见的理由是“逃避征兵”。一个成员“逃避征兵”，全家人便都遭到解雇。甚至已在其他国家永久定居的人，他们的家属也可能以这种方式受害，因为那种移民可以被看作是逃避征兵。解雇后也就失去了取得住房和社会保险的权利。

10. 特别报告员了解到最近在巴尼亚卢卡地区很多具体的对非塞族人袭击和恐吓的最新事件。一个典型例子，是一位82岁的穆斯林老人，11月5至7日期间，一再有人对他进行虐待、辱骂和偷窃，其中一人身着军装。没有一次警察对求援的要求迅速作出反应和进行适当调查。

11. 距巴尼亚卢卡5公里的Vrbanija村，村里的穆斯林居民不断遭到枪击、袭击、威胁和抢劫。最近的一次事件发生在1993年12月29日上午9时，一对夫妇和他们的邻居被杀害，财产被盗窃。警察收到事件的报告是在上午9时30分，但直到下午5时才抵达现场，他们在那里仅呆了十分钟。12月30日葬礼期间，参加葬礼的人遭到穿军装的人的拘留和袭击。

12. 1993年11月，不断有指控提交特别报告员，大量发生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对奥洛沃地区穆斯林妇女强奸和凌辱事件。

13. 巴尼亚卢卡当局摧毁了该市所有202个清真寺，从而清除了能表明曾有穆斯林居民区存在的有形痕迹。1993年12月15日，在巴尼亚卢卡市一个十六世纪的Ferhadpasina清真寺遗址和另外4所清真寺/纪念堂被夷为平地。那块地面其后被改建为一个停车场。罗马天主教建筑也同样受害。巴尼亚卢卡教区内21%的建筑已被部分摧毁，还有25%受到破坏。另外，罗马天主教的坟地正日益遭到掠夺。

14. 特别报告员收到报告：仍留在 Siplage 地区的穆斯林正在受到骚扰和恐吓。

### 在波斯尼亚克族占据的地区针对穆斯林和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恐怖活动

15. 对穆斯林和波斯尼亚塞族人的“种族净化”和全面骚扰是有组织的，特点是野蛮、偷盗和驱逐，没有任何正当的法律程序，和经常受到拘留。还有一点，是截留人道主义援助(见下文第64-74段)。很多穆斯林和波斯尼亚塞族人被拘留，其他人或者领取克罗地亚的过境签证，或者被强迫赶进事实上的贫民窟，如在莫斯塔尔东部，那个地区已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

16. 莫斯塔尔市东部由政府军控制，西部由波斯尼亚克族军队控制。莫斯塔尔的“种族净化”首先是针对塞族人的，然后又转向穆斯林。对塞族人“种族净化”的结果是，他们在莫斯塔尔的人口从战争前的3万人减少到只有400人。在莫斯塔尔西部的塞族人受到克族人的各种虐待，与他们的情况不同，在该市东部的塞族人似乎没有受到穆斯林多数人的任何形式的恶劣歧视。

17. 1993年11月，特别报告员了解到10月18日莫斯塔尔一位著名的穆斯林医生和她的家属遭到杀害。事件发生在她的公寓，公寓所在的大楼设有波斯尼亚克族国防军的兵营。一位目击者认出穿便衣的凶手是波斯尼亚克族国防军的人员。

18. 穆斯林和波斯尼亚塞族人还在Livno、Omerovici, Rotilj和Plocari等地受到波斯尼亚克族军队的威胁。在Plocari，据说1993年11月15日前后那里的所有居民都被波斯尼亚克族国防军杀害。由于当地的战斗，国际观察员无法证实发生过屠杀，但确实看到该地已没有人烟，一些建筑不久前被放火烧毁。

19.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1月17日报告中提请注意1993年10月23日发生在Stupni Do村的事件(E/CN.4/1993/47, 第50段)。此后联合国保护部队已对该事件进行调查，证据表明，其间克族国防军至少即决处决了15名村民。见证人还指出有强奸和其他性虐待事件。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控制地区对波斯尼亚塞族人和波斯尼亚克族人的待遇

20. 最近有若干起草菅人命的报告。1993年11月15日, 政府军在福伊尼察杀害了两位罗马天主教神父, 并一度阻挠联合国保护部队进行调查。之后, 政府自己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它的调查结果特别报告员尚不了解。1994年1月初, 有报告说, 可能是在 Krcevine, 有一家克族人被强迫穿过一个地雷区。父亲和他的孩子被炸死, 母亲严重受伤。

21. 有一个报告关于在日维尼采发生的一次事件, 一位克族妇女被威胁在受强奸和她作生意的场地被摧毁之间作出选择。警方没有认真处理她提出的投诉。11月份报告的一起发生在布戈伊诺的事件说, 两位克罗地亚妇女在一群起哄的军人面前受到强奸。

22. 1993年10月15日, 特别报告员写信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理后, 波黑外交部长于1993年11月25日作出答复, 说指称的6月份在 Maline 和9月份在 Uzdoi 发生的屠杀事件(见E/CN.4/1994/47, 第29-33段)并非政府军所为。他说, 那些死亡发生在交战之中, 另外, 将克族人从该地区驱逐乃克族国防军所为。但鉴于很多证词与此截然相反, 特别报告员仍在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23. 克族当局指称的政府军在1993年12月底曾在 Dubravici (也叫Krizancevo Selo) 制造屠杀和其他暴行, 尚未得到证实。联保部队的调查表明, 在该地群葬坑中发现的尸体带有战斗负伤的痕迹, 可能是最近在该地区作战中被打死的。

24. 特别报告员曾收到在泽尼察的克族人受到骚扰的报告, 受到袭击和公开侮辱的事件增加。但在编写本报告时, 有迹象表明民族间的关系有所改善。

25. 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克族人仍在提出受到骚扰的投诉。例如, 他们指出了与1993年11月6日解散克族国防军相联系的侵犯人权行为, 包括大范围的短时间逮捕和审问、销毁军装和旗子, 和将克族国防军人员征入军队。

26. 政府军在1993年11月控制了瓦雷什, 当时大批克族人逃离了那个城市。人

们尤其担心军队会对某些事件进行报复，如在 Stupni Do 发生的事件，对克族人采取恐怖行动。但很快建立了秩序，该市重新由文职人员控制。之后，市政当局敦促克族人返回。国际观察员认为，那一邀请是真诚的。然而尽管有些克族人愿意返回，但仍不具备条件。

27. 最近来自比哈奇和察津市的报告说，所谓“西波斯尼亚自治省”行政当局官员的亲属和该政权的支持者受到骚扰和恐吓。特别报告员还了解到，所谓的“自治省”的军队从事骚扰行为，对象是忠于政府的人。

### C. 图兹拉的情况

28.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12月10和11日访问了图兹拉，会见了国际组织在当地的官员、省及地方当局的代表、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宗教领袖。访问期间，他得以直接对人权情况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危机的影响作出估评。与他交谈的国际观察员认为，各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共存是没有问题的，但随着人道主义援助危机的恶化，情况也很可能恶化。

29. 直到不久前，那里的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居民似乎还没有受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他地区两族人所受到的那种骚扰。特别报告员确信，之所以能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图兹拉地方政府努力避免对不同民族的群众采取任何形式的歧视待遇。

30. 最近，出现了恶化的迹象。波斯尼亚塞族群众尤其感受到特别的歧视和恶劣待遇，很多塞族人急于离开。具体而言，波斯尼亚塞族人称，总动员的主要对象是他们，那些拒绝被征入伍的人立即受到拘留。最近，他们提出普遍骚扰的情况增加，他们认为警察不对波斯尼亚塞族人给予保护助长了那种情况。在1993年10月10日发生的一次事件中，一对年迈夫妇遭到身穿军装但未值勤的士兵的袭击，妻子受伤死亡。她的丈夫坚持说，警察没有对事件进行恰当调查。

31. 特别报告员在对任何形式的骚扰表示遗憾的同时，指出民族间紧张关系的

升级和援助供应的短缺之间存在着联系。由于对运输车队的拦截和波斯尼亚塞族人继续强行关闭机场，图兹拉已不能为其人口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基本必需品。例如，1993年12月里，它仅收到了难民署对援助对象群体估计食物需要的14.5%。当地人对这种匮乏情况十分气愤，有时会把它发泄到波斯尼亚塞族人身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泄到波斯尼亚克族人身上。由于当地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向波斯尼亚塞族人和波斯尼亚克族人提供的援助(从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而当地组织的对穆斯林的援助却受到敌方军队的阻挠，因此造成了紧张局势的加剧。

32. 援助危机对当前和长期各族间关系的影响，以及匮乏造成的巨大痛苦，要求必须立即结束封锁。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指出，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已在1994年1月同意允许难民署的运输车队不受阻碍地通过。必须对这一承诺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33. 特别报告员还要继续提请注意，必须重新开放图兹拉机场，他就这个问题与联合国秘书长的通信联系中已表明了这一点(见第68段)。他指出，重新开放机场不仅将大大缓和援助危机，而且还可作为联合国意向的一个信号，将有效地兑现它宣布图兹拉作为“安全区”的声明。

#### D. 拘留

34. 1993年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访问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地大约200个拘留中心。由于一些集中营仅短时间开设，因此不可能确定在任何一个具体时间里这200个集中营有多少个存在。1993年，国际红会访问了16,900位被拘留者，其中14,400人是第一次，这16,900人中有10,440人在1993年内获释，有大约1,000人因死亡、逃跑或其他原因被从国际红会的“尚存者”名册中除名。到1993年12月31日，“尚存者”名册中共有5,500人。根据可靠的估计，大约40%的被拘留者掌握在波斯尼亚克族当局手中，25%掌握在政府手中，13%掌握在波斯尼亚塞族手中，其余的掌握在所谓的“西波斯尼亚自治省”军队手中。

35. 克族国防军继续拘留波斯尼亚塞族人和穆斯林，用于在前线从事劳动和作为“人体盾牌”。证据显示，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军一样，这种做法并非由中心协调，而是当地指挥官的主张。1993年11月曾有一起关于这种做法的骇人听闻的报告，在新特拉夫尼克，两位被拘留的穆斯林被强迫携带遥控的炸药步行跨过前线，等到他们到达政府军中间时炸药被引爆。

36. 1993年12月，大批被拘留的穆斯林被波斯尼亚克族军队释放。到月底，Livno Tomislavgrad、Ljubuski 和 Gabela 的集中营和其他拘留点已经无人，在Rodoc 的拘留点也缩减了规模。大多数被拘留者之后离开了波斯尼亚克族控制的地区。参观过 Prozor 集中营的国际观察员说，那里的条件极差，囚犯饱受寒冷、饥饿、虐待和缺乏基本必需品之苦。该集中营在1994年1月关闭。

37. 政府关押的被拘留者，他们的条件令人深为关注。具体地说，特别报告员了解到在布戈伊诺和亚布拉尼察的集中营条件令人发指。在布戈伊诺，被拘留者被关在一个很不卫生且十分拥挤的体育馆里，没有光照、得不到被褥也无法进行身体活动。亚布拉尼察的情况也是同样，有很多平民被关在那里。被拘留者中有些人患有精神病。

38. 所谓的“西波斯尼亚自治省”当局，应对各种据称反对该政权的人权利受到侵犯负责。那些人很多被关押在 Velika Kladusa 的拘留中心，还有一些绑架的报告。

39. 有关对儿童的拘留情况，见下文224-227段。

#### E. 人民的流离失所

40. 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原因有以下3个：交战方控制下的城市之间非自愿的人口交换；私下安排移民前往另一交战方控制的地区；和最不普遍的情况，强行立即将整个社区的人从他们的居住地驱逐。这几种形式的流离失所都与“种族净化”现象有联系。另外，特别报告员在最近几个月中注意到，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交

换，他们自愿请求离开他们的家园，担心一旦今后达成任何和平解决办法，他们所居住地区的控制权落入另一民族手中，可能会对他们发生不测。

41. 各种形式的迁徙常常伴随着敲诈和偷盗。例如，离开塞族人占领区的流亡者照例要在边界受到脱衣检查，没收所有值钱的东西。最近的一起这种事件发生在1993年11月28日，波斯尼亚塞族军队抢劫了离开 Siprage 村的穆斯林人的财产。另一方面，1994年1月初来自政府占领的泽尼察的迁徙情况的报告显示，没有干预流亡者动产的情况。

42. 人口交换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地都有发生。组织者(可能是中央也可能是地方当局或私人机构)常常要收取相当一笔费用。然而有时交换也包括被拘留的人。有时仅对参加交换的人作很短的提前通知，有时根本不通知。例如，经常影响到(塞族人控制的) Doboј 地区居民的被迫交换，常常在通知后不到24小时内进行。

43. 私下作出迁徙安排乃是常事，并且迁徙行动的每个方面几乎都带有讹诈行为。迁徙通常在“旅行社”的帮助下组织，在准备出走的人向当局放弃他们对留下来的财产的权利之后得到准许。出走的人不允许重新返回。特别报告员还了解到在塞族控制的巴尼亚卢卡市的做法，在那里获准临时前往该市以外地区短期旅行的穆斯林和波斯尼亚克族人在30天后便失去所有返回的权利。对塞族人的旅行自由便没有这种规定限制。

44. 特别报告员知悉很多最新的例子，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地都发生过(在没有交换安排的情况下)强行要求立即迁出某些地区。有关对这种迁离方式的详细揭露，他提请参阅1993年9月6日他关于莫斯塔尔市情况的报告(E/CN.4/1994/8)，在那里数以千计的穆斯林被波斯尼亚克族部队强迫迁往该市东部。这种行为的一个尤为恐怖的例子发生在10月26日，当地的塞族人只给 Teslic 村的25户穆斯林家庭30分钟时间离开。然后这些穆斯林被用大客车载到前线并在逼迫之下穿过一个地雷区。

45. 自愿的人口交换现在也在波斯尼亚中部地区时常发生。例如，由政府控制的泽尼察市，于11月成立了一个“临时流离失所公民委员会”。到1994年1月初，有3,000名塞族人和克族人提出申请并获准离开。1994年1月6日，第一批600名塞族人被送往巴尼亚卢卡。

46. 有时，希望迁走的各族群众却受到地方当局的禁止。那样做的理由通常是，力求制止“种族净化”的发展。例如，据报告，塞族人很难得到必需的地方当局的许可，迁出图兹拉市。据说这是因为想制止塞族人大量流出该地区。波斯尼亚塞族人也很难离开萨拉热窝。1994年1月22日，五位波斯尼亚塞族医生和三位波斯尼亚塞族护士在试图离开该市时被政府军逮捕。作为一项报复措施，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威胁要逮捕同样数量的穆斯林医生和护士，停止通过他们的领土撤离伤员、减少向穆斯林地区运送医疗用品和在他们的领土上停止对穆斯林的医务治疗。

47. 波斯尼亚克族部队数次拒绝允许波斯尼亚塞族人离开莫斯塔尔，除非通过交换安排。

48. 10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拒绝允许 Dretelj 地区的穆斯林和东莫斯塔尔的克族人进行交换。有人认为，拒绝的起因是有一项决议，维持在 Dretelj 地区穆斯林的存在。克族人也曾被拒绝允许离开政府控制的布戈伊诺。

#### F. 由于流离失所引起的某些人权问题

49.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由于人民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引起了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到11月中旬，由于“种族净化”或其他战争原因，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即使没有目前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危机，各族社区也不可能既照顾到自己的人，又照顾到他们常常必须收容的大批流离失所者。瓦雷什的7,150位流离失所者的情况或许可以作为这方面问题的典型例子。到1993年12月，在 Kiseljak 有5,000原瓦雷斯的居民，而 Kiseljak 战前的人口只有6,500人。在这些流离失所者中，有1,250人被安置在小学，1,000人住进中学。结果，拥挤情况十分严重，在提



供食物、适当住所和其他基本服务方面造成了严重问题。另一个流离失所情况的例子，是1993年11月国际机构发现的865人，他们被从东部波斯尼亚自己的家中赶出来，不得不在沿斯雷布雷尼察公路靠近 Zepa 的若干洞穴中栖身。

50. 常有流离失所者进行骚扰和抢劫的报告，他们的目的是对曾在他们原居住地对他们采取恐怖行动的那些人进行报复。巴尼亚卢卡和西黑塞哥维那的市镇和村庄都有很多这种事件的报告。

51. 也有针对这些流离失所者的虐待。例如，在 Tomislavgrad，当地的克族国防军曾把流离失所者从他们的栖身之所赶走，如果他们拿不出“难民卡”的话。这种卡从1993年3月以后就没有再发放过，当时 Tomislavgrad 当局宣布他们将不再接受流离失所者。

52. 还发现，本地人对流离失所者的敌意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他们看到流离失所者可优先得到人道主义援助。例如，特别报告员在图兹拉就注意到这种现象。

#### G. 强奸

53. 根据人权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993/8号决议，特别报告员继续处理强奸和虐待妇女问题。他提请参阅他向委员会提出的第五份定期报告(E/CN.4/1994/47)和其中的结论，及1993年6月30日向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妇女遭受强奸和凌辱问题的报告(E/CN.4/1994/5)中与此有关的论述。特别报告员现对上述材料增补如下。

54. 弄清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虐待发生的范围，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极难得到指控的报告和对指控进行调查。障碍包括战争状况仍在继续、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和他们担心受到肇事者或有人替肇事者报复、受害人被分散到其他流离失所的人中间以及同样重要的一点：波斯尼亚塞族当局拒绝允许在他们控制的领土上进行调查。还有，强奸事件的报告常常只是在事件发生很多月之后才报告调查人员。

55. 尽管有这些调查方面的问题，特别报告员仍认为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虐待

仍很普遍，即使规模不能与战争早期相提并论。

56. 考虑到调查方面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欢迎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80号决议(1992年)成立的专家委员会采取的行动，对在前南斯拉夫交战情况下发生的性侵犯问题进行彻底调查。

57. 从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来看，所有主要交战方控制的地区都发生性虐待。本报告将谈到其中的一些事件。

#### H. 对平民的军事袭击造成的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

58. 波斯尼亚塞族人继续在他们作战的整个地区将把平民作为军事打击目标。然而尤为令人关注的是萨拉热窝、图兹拉和戈拉日代等“安全区”的形势。

59. 萨拉热窝仍受到来自波斯尼亚塞族人占领区的任意袭击和冷枪。到1994年1月初，平均每天有1,000发炮弹或火箭弹爆炸。很多平民失去了生命，包括1993年12月1日在 Kosevo 医院值班的护士和12月29日正在工作的当地记者。特别报告员尤其要表彰医务工作者和记者们的勇敢，他们不顾危险坚持工作。他认为联合国人权奖授予 Kosevo 医院的工作人员是非常恰当的。对于记者，他赞扬他们维持萨拉热窝新闻自由的献身精神，在那里有十家报刊和三家电台仍在艰苦地维持着。

60.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联保部队无法确定1994年2月5日迫击炮袭击萨拉热窝市场炸死68名平民炸伤200人的准确发射地点。

61. 虽然一些波斯尼亚塞族人对萨拉热窝的袭击是回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军部队从靠近高度敏感的平民居住区工事中发出的火力，但大多数袭击看来是不分对象的。

62. 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多次向图兹拉居民发射集束炸弹和杀伤火箭弹，伤亡数字很高，包括1994年1月23日4名儿童被炸死。另外，1993年12月初，波斯尼亚塞族人显然在把袭击目标指向该市的化工厂，不顾对平民百姓带来的危险。

63. 波斯尼亚克族部队继续把袭击目标指向东莫斯塔尔的平民。例如，1993年

12月11日，在20分钟之内落下24枚炸弹。1994年1月23日，4名儿童在一个游戏场中被炸死。东部和西部莫斯塔尔的平民都经常遭到分别来自克族国防军和政府军的冷枪袭击。

### I. 干扰人道主义援助引起的人权问题

64. 从特别报告员11月17日的报告(E/CN.4/47)以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要量一直很大。各国际机构都提请人们注意十分严重的短缺现象，特别是食物、药品和“过冬”物资，并做了大量努力争取至少满足最基本的需要。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图兹拉后也提请注意，营养不良和肺结核、甲型肝炎等疾病已经出现并在迅速蔓延。他还指出，援助的严重不足可能并确实增加了种族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收容的流离失所者人数相对于永久居民人口较大的地区。他还提出警告，在克拉达尼、日维尼察和卢科瓦等市有可能发生上述情况。

65. 干扰运送援助物品的情况仍在继续，违背了各方1993年11月18日对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作出的承诺--运输车队将不受拦截。所有交战方都加剧了提供援助的困难，不断坚持要求“联系办法”，只有在答应给其他群体类似数量的援助之后才允许援助物资通过，而无视需要的相对紧迫性。交战各方还有意利用阻挠援助和制造匮乏作为战争手段。此外，交战各方还应对不制止强盗行为和抢劫援助物资负责，那种现象已在全国范围内泛滥。参加那种活动的人很多是交战一方或另一方武装部队的人员。

66. 阻挠援助、容忍无法无天的行为和其他有关的干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是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人权和因受袭击而被打死打伤的援助工作人员人权的直接侵犯。

67. 一些最严重的援助匮乏和与之相联系的困难情况发生在进出通道受波斯尼亚塞族人控制的地区。在这方面，戈拉日代、图兹拉、泽尼察、奥洛沃、泰沙尼、马格拉伊等地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最困难的地区。在戈拉日代，波斯尼亚塞族

人封锁了除食品援助以外的所有其他援助,而且即便是食品援助也受到干扰和拖延。1994年1月期间,难民署只输送了计划援助的40%。1993年12月的数字是29%。缺乏燃料和药品造成了当地医院中发生死亡。

68.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2月14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提请注意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同意重新开放图兹拉机场和他们干扰向受影响地区包括“安全区”运送援助车队所造成的影响。有大量关于他们干扰前往戈拉日代、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尼察等地运输车队的报告以及干扰从陆路前往萨拉热窝的车队及从萨拉热窝机场到市内运输的报告。运送到萨拉热窝医院的燃料、药品和外科器械非常有限,因而严重影响了这些医院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

69.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当局(塞尔维亚和黑山)也应对干扰运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援助负责。例如,他们坚持要求运往萨拉热窝和图兹拉的燃料只有在塞族当局也得到同样数量的情况下才可进行,而不顾需要情况(难民署拒绝了满足这项要求)。另外,1993年12月10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塞尔维亚和黑山)拒绝允许一批装载冬季装备的车队跨过它的边界前往戈拉日代。

70. 波斯尼亚塞族当局还通过干扰国际红会的医务工作和医疗撤离计划,妨碍国际人道主义工作。1994年1月17日,在巴尼亚卢卡,一辆国际红会的车辆被炸毁,造成当地国际红会活动的中断。当地警察一直不愿意对事件进行适当调查。1993年11月底,他们阻止了医疗撤离工作,直到有关方面发出呼吁,他们的领导人出面干预之后才罢休。其后,当局规定了复杂的条件,对每一个准备撤离萨拉热窝的人要求给他们至少提前72小时通知。

71. 波斯尼亚克族军队干扰运往和通过他们控制地区的援助运输。那种做法的结果反应在--举例来说--莫斯塔尔东部市民和流离失所者的状况上,在他们中间已有因营养不良和缺少医疗而发生死亡的报告。此外,来自该市西部地区的报告显示,当局拒绝把援助给予穆斯林和塞族人。在其他地方,波斯尼亚克族当局使提供援助的问题复杂化,不顾相对需要情况,坚持要求向穆斯林和克族人对等提供援

助。他们还干预医疗用品的提供。例如，1993年12月23日，他们拒绝允许为一所野战医院提供的物资通过运往莫斯塔尔东部地区。1993年11月报告的一个特殊困难是，波斯尼亚克族当局拒绝允许运输车队中包括必须数量的燃料，使之能够随后在地方上运送援助物资。从波斯尼亚克族控制地区过境的援助车队多次被拦截。向泽尼察和卡卡尼等地运送的基本物资尤其受到这种行为的影响。

72. 干扰援助和其他有关行为也发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控制的地区，所造成的痛苦并不亚于该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例如，1994年1月初，卡卡尼等地已发现人民饥荒和接近死亡的现象，在那里食品供应被地方当局转给军队。由于总理最近宣布军队享有配给上的优先，可能进一步助长了那种做法。在布戈伊诺、亚布拉尼察、泽尼察和图兹拉也已发现干扰和不公平分配援助和/或对抢劫援助的匪盗行为镇压不得力等情况，使本已恶劣的条件更加恶化。由于得不到医疗和燃料供应，严重影响了巴诺维契、德林、新比拉和帕扎尔克等地医院的运转能力。今年冬天，帕扎尔克精神病院发生了若干死亡，可能与缺少取暖材料有关。11月，一位援助工作人员在瓦雷斯被政府军打死，在西部和东部莫斯塔尔都一再发生对红十字会车辆的袭击。

73. 在分别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波斯尼亚塞族人控制的地区，都多次发生过地方当局用俘虏或当地民族的人员交换粮食的情况或试图用他们交换粮食的情况。这种安排似乎最近曾在泽尼察、特格夫尼克和巴尼亚卢卡当局之间和在热普切和马格拉伊当局之间进行过。

74. 在比哈奇北部，所谓的“西波斯尼亚自治省”军队也对提供援助的尝试进行干扰。他们曾一再拒绝前往南部政府军控制地区的运输车队通过，骚扰车队人员，主要办法是短时间的绑架。

## J. 结论和建议

75. 对平民百姓采取的恐怖行动和两年前开始的“种族净化”政策仍在继续。

76. 战争的继续和交战各方随时把援助通道作为战争手段,是严重困难局面的根源。所有对提供援助的干扰必须立即停止。特别报告员再次提请注意,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允许在联保部队控制下开放图兹拉机场,这种态度是不能接受的。

77.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援助方面的危机对有些地区如图兹拉造成的影响,在此之前那里没有出现严重的民族间冲突。他警告,如果听任援助危机继续下去,将对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78. 对平民的军事袭击,如冷枪、任意轰炸和布设地雷,是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公然侵犯。所有交战各方军队都犯有这些行为:但特别报告员特别提出,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和克族部队犯下的这种行为,规模超过了其他交战方。

79. 特别报告员再次表示坚信,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肇事者必须在法律上负责和受到惩罚。国际社会应尽一切努力,保证针对前南斯拉夫的国际刑事法庭能够迅速和有效地实现它的目标。

## 二、克罗地亚

### A. 序言

80. 特别报告员在其1993年11月7日的报告(E/CN.4/1994/47)中对克罗地亚境内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侵犯人权的情况表示关切。自那时以来,冲突各方炮轰联合国保护区及周围平民目标等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现象已显著减少。然而,仍然有严重侵犯人权、对少数群体的歧视性待遇以及当局方面的任意行事现象。

81. 特别报告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得到克罗地亚共和国当局的合作,他对此表示感谢。

82. 在1993年12月会晤克罗地亚政府代表时,特别报告员对已经证实的克罗地亚武装部队直接参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情况表示关切。特别报告员还要求克罗地亚代表利用其对波斯尼亚克族人的影响制止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干扰。

83. 特别报告员曾就1993年9月9日发生的梅达科“口袋”地区事件与克罗地

亚政府交流情况,该国政府也对这个事件做了一次初步调查(见E/CN.4/1994/47,第100-105段),在此之后,根据副总统 I. Kostovic先生领导的一次全面调查编写的1993年11月2日的报告得出结论说,所有被打死的人都是战斗人员,广泛的财产破坏主要是1991年敌对活动造成的。特别报告员认为,根据有关在梅达科“口袋”地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事件的明确证据来看,这一报告是不恰当的。

#### B. 对侵犯人权现象的法律补救措施

84.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2月访问克罗地亚期间会晤了负责确保立法符合人权标准的议会人权和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主席。1993年,该机构收到约4,500份申诉。该委员会没有采取直接法律补救措施的权力。多数申诉都是关于某些当局拒绝执行法院命令的。还收到很多关于剥夺公民权利的申诉。

85. 另一种申诉办法是利用《调查员法》(Narodne Novine, No.60,1992年10月1日,第1336-1338页),此法最近在共和国总统任命调查员之后开始执行。根据此法,这一体制是独立的,可在其他补救措施用尽之后行使职权。但是,调查员的职权对当局而言是有限的,往往只能代表申诉人向当局提出一个“建议书”。另外,当地观察家指出,调查员的活动的作用非常有限。

86. 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克罗地亚共和国人权和自由及民族和种族或少数民族宪法》(Narodne Novine, No.34/92, 1992年6月17日,第832页)规定设立一临时人权法院(第60条第2款),作为一常设人权法院(第60条第1款)的前身。然而,即便是这种临时法院也尚未确实设立。

87. 总统1991年作为紧急措施发布的行政命令仍然有效。这些命令特别是允许在刑事诉讼中暂停实行某些法律补救措施,并在某些情况下授予军事法庭对平民的管辖权。这些命令包括:1991年12月7日关于市和区检察机关在战争状态或直接威胁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独立和统一的情况下的组织、活动和属地管辖权的规定(Narodne Novine, No.67,1993年12月12日,第2127页);关于司法机关在战争状态或

直接威胁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独立和统一的情况下的组织、活动和权力范围的规定(Narodne Novine, No.67,1993年12月12日,第2127页);1991年12月27日关于在战争状态或直接威胁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独立和统一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规定(Narodne Novine, No.73,1991年12月31日,第2236页);1992年4月22日的关于修改和修正“在战争状态或直接威胁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独立和统一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法》的执行规定”的规定(Narodne Novine, No.25,1992年4月29日,第583页);1992年4月22日关于修改和修正“司法机关在战争状态或直接威胁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独立和统一的情况下的组织、活动和权力范围的规定”的规定(Narodne Novine, No.25,1992年4月29日,第583页)。特别报告员在上次对克罗地亚的访问期间表示担心,延长这些规定的适用期会严重威胁对人权的保护。按照法治原则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要求取消这些规定。

### C. 对塞尔维亚族、穆斯林族和其他群体的歧视

88. 特别报告员收到关于 Karlovac 镇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区所在地被布雷和遭破坏的报告。克罗地亚政府谴责了这一行动。Kuharic 主教也强烈谴责了这些恐怖主义活动。然而,地方当局和某些媒介却企图缩小情况的严重性,宣称有关建筑被敌视克罗地亚的集团利用。

89. 一些指控说,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代表不断受到种族和宗教歧视。但情况有些好转,特别是1994年1月28日萨格勒布和卢布尔亚那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大主教返回萨格勒布参加东正教的一次庆典,得到当局的充分合作。

90.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一些报告说,内政部要求属于少数群体的克罗地亚公民或混血儿童“提供民族出身证据(即属于克罗地亚族)并确定克罗地亚公民资格”,例如,提供洗礼或学校证明(见E/CN.4/1994/47,第115-123段)。有些儿童被撤消克罗地亚公民资格,因为不能充分确定属于克罗地亚族。

91. 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以及大量难民的流入给克罗地亚造成了严重的失业



问题。看来,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总是首先被解雇,因此,他们的失业人数比例过大。1992年底,斯普利特银行有52名职员被解雇,其中35名是非克罗地亚人。过去,在该银行的1,123名雇员中共有72名非克罗地亚人。法院仍在审理这一歧视性解雇案件。十六个类似歧视性解雇案件的原告在一审法院未能为他们作出复职判决之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另有一案是,原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但在斯普利特居住了25年,并在一家水泥厂工作了20年的14名穆斯林被拒绝延长其工作和居住许可。他们就此决定向法院提出申诉。特别报告员还得知,1992年9月17日,斯普利特邮政总局解雇了16名职员,其中9名是塞尔维亚人,4名是和塞尔维亚人或黑山人结婚的克罗地亚人。这些人都在那里工作了7年至33年。在斯普利特邮政总局的1,300名雇员中有26名是塞尔维亚人。法院仍在审理这一案件。

92. 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少数的情况特别困难,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靠近敌对活动频繁的联合国保护区南部和黑塞哥维那。自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波斯尼亚克族人和政府军之间的敌对活动升级以来,(达尔马提亚地区)当局、警察,特别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骚扰当地穆斯林和波斯尼亚穆斯林难民的事件显著增加。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斯普利特期间收到关于强行驱逐和破坏属于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商店的报告(见下文,“非法和强行驱逐”)。看来,没有关于破坏商店的诉讼。在某些地区,穆斯林儿童被阻止上学。

93. 据可靠消息,1993年克罗地亚武装部队没收了波斯尼亚穆斯林难民的90%的汽车。仅在杜布罗夫尼克,1993年夏天就没收了500多辆汽车。据报道,克罗地亚当局说明的理由是,这些行动是应波斯尼亚克族武装部队(HVO)的要求采取的,没收的汽车被送到“Herzeg-Bosna”。

94. 特别报告员收到关于出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公民遭受歧视性待遇的报告。据报告说,来自波斯尼亚的克族难民根据最近的立法(见E/CN.4/1994/47,第119-120段)由于属于克罗地亚族而获得克罗地亚公民地位,但在获得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受到歧视,当局拒绝发给他们适当的官方证件。另据报告说,出生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公民被特意挑选出来强征入伍。根据所收到报告,人数不详的出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公民1993年12月16日被军方强迫集结,并在军营中被告知要派他们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打仗。据报道,拒绝服从的人受到军方的恐吓和殴打。另据报告说,有些拒绝服从的人被强迫签署证件,表示他们是“自愿”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打仗的(见下面第103段,“难民情况”)。

#### D. 非法和强行驱逐

95. 1993年8月特别报告员会见了国防部代表并对非法驱逐问题表示关切(见E/CN.4/1994/47,第124-130段)。鉴于尽管作出保证不再驱逐但这种做法仍在继续,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2月访问克罗地亚时再次和国防部有关部门进行了会晤。他被告知,从12月10日起暂停一切驱逐,为期20天,在这段时间内将审查所有个别事件,而且还要审查立法本身。特别报告员还被告知,国防部准备采取具体措施对受非法驱逐影响的人给予赔偿。另外,特别报告员还被告知,已成立了一个管制委员会以管理根据1991年12月4日的“临时使用住房法”成立的住房委员会的活动(见E/CN.4/1994/47,第26段)。然而,尽管有这些保证和措施,特别报告员仍继续收到他驻当地人员经核实的情报说,不论是在暂停期间还是之后仍有非法强行驱逐事件发生。另外,对法院关于恢复租户住房权的命令仍然置之不理,而被驱赶的租户还时常失去住房中的个人财物。

96. 当局仍然声称,多数非法强行驱逐都是“无法控制的”私人干的,对涉及克罗地亚武装部队的少数情况已采取纪律和司法措施。但是,几乎所有被调查事件的肇事者都是穿军装的士兵。而且,当局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对肇事者给予惩罚或对受害者给予赔偿,因此,看来是故意容忍这种做法。

97. 非法强行驱逐在某些方面和难民及流离失所者的大量流入有关,他们的流入造成住房严重短缺;对克罗地亚武装部队成员也是这样,他们许多人把租房人赶出

而让自己的家人住进去。达尔马提亚地区看来驱逐事件特别严重,特别是在斯普利特,约200名房客,其中多数是前南斯拉夫国防军成员的妻小和其他家属,被赶出他们的住房。根据斯普利特市长1993年12月会见特别报告员时提供的情况,现在军方控制的约8,000套住房中约有80%的原住户是被赶出去的。有一租户的住房被一些士兵非法占据,检察长和军事检察官进行了有利于该租户的成功干预。另外,1993年2月至11月,发生了364个租户被赶出的案件,租户向法院提出起诉,法院作出280项裁决,根据裁决,除60户外,其余都恢复了住房权。但是,据特别报告员得知,军事当局几乎拒绝执行法院的所有命令。另外,据所获情报,为被驱赶租户辩护的两位律师的办事处被不知名的袭击者用炸药炸坏。

98. 特别报告员特别关注的是,进行非法驱逐的人过度使用暴力。他在上次访问克罗地亚时收到一位受害者提供的证据。

99.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1月20日的一封信中提醒克罗地亚政府,非法强行驱逐侵犯了私生活、家庭或住所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的权利,也违反了不歧视原则。另外,他还要求政府向他通报为恢复非法强行驱逐受害者的权利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报告员1994年2月2日得知,一个当地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因试图阻止对一家人的非法驱逐遭到一些穿制服的人的殴打,因此,他于次日致函政府,提醒它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他所得到的保证,对这种违法行为必须采取适当措施。

#### E. 难民情况

100. 大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并给该国造成沉重的社会负担。由于缺少食物、燃料和卫生物资,克罗地亚的人民生活仍然很困难。特别报告员在上次访问克罗地亚时参观了难民营,发现那里的生活条件,特别是波斯尼亚穆斯林难民的生活条件非常困难。

101. 据特别报告员1993年12月收到的报告说,1993年7月和8月被从克罗地亚

驱逐并被波斯尼亚克族武装部队拘留的另一批波斯尼亚难民(见E/CN.4/1994/47,第140-143段)已被允许返回。但是,据说,在被释放的人中有26人被拒绝发给进入克罗地亚的过境签证。特别报告员还从可靠来源收到报告说,1993年9月,在克罗地亚生活了20至30年的约100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被拒绝延长居住许可,因而被驱逐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102. 自1993年3月31日以来,警察拒绝登记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难民,特别是服兵役年龄的男子,很少有例外。另外,一些城市当局取消了波斯尼亚克族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的难民地位,说他们来自“安全”地区。对波斯尼亚克族人来说,“安全”地区包括Mostar 和Stolac,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而言,是Zenica。未被登记的难民不能得到人道主义援助,如果被捕,就会被递解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103. 特别报告员还感到关切的是,不断有报道说,波斯尼亚难民被波斯尼亚克族军队强征入伍。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达尔马提亚地区(见第94段)。

#### F. 新闻界的状况

104. 尽管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特别是国家控制的电台电视的歪曲报道和灌输,政治气候仍在恶化。一般来说,报刊比电台电视公正,对1993年10月23日发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由Stupni Do事件的报道证明了这一点(见E/CN.4/1994/47,第50段)。例如,10月29日的《Vjesnik报》刊载的一篇题为“没有借口”的长篇文章说,在Stupni Do确实发生了屠杀穆斯林的事件,并对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族武装部队的否认提出了质疑。这篇文章还说,不论“Mujahedin”犯下了何种罪行,克罗地亚人都不应以任何借口通过任意杀害平民进行报复。<sup>1</sup>

105. 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报刊则对一些事件作了不负责任的报道,因而助长了恐怖气氛。对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斯普利特市时会见当地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报道就是一例。1993年12月11日的地区报纸《Slobodna Dalmacija》把这些代表诬蔑为“国家的敌人”。

106. 令特别报告员关切的另一件事是,名为《Feral Tribune》的独立报纸总编辑Victor Ivancic 先生1994年1月5日被带到Dracevac军营,被克罗地亚武装部队强征入伍。《Feral Tribune》曾广泛报道军方的非法活动,包括从军队控制的房屋中驱赶住户的非法行为。

#### G. 联合国保护区的情况

107. 虽然其他地区的形势有所改善,但在联保南区的西南部分,Zadar和Sibenik地区的平民住区继续遭到炮击。

108. 特别报告员还继续收到关于留下的非塞尔维亚人的人权受侵犯的报告。由于普遍社会秩序混乱,又没有警察的足够保护,其中许多人经常生活在死亡恐怖中,并时常遭受暴力伤害,如人身攻击、武装抢劫以及破坏私人财产。流离失所者从联合国保护区向克罗地亚政府控制区的流动仍然不断。

109. 联保东区内留下的少数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和其他非塞尔维亚人的情况特别严重。1993年11月8日在Ilok附近,2名克罗地亚人和1名匈牙利人被枪打伤,其中1人于11月17日因伤重死亡。1993年11月11日,一位塞尔维亚人的克罗地亚籍配偶在Daji被捕,后来似乎“失踪”。1993年11月17日在Ilok,4个人闯进一对老年克罗地亚夫妇的家,殴打他们,抢去他们的财物,然后将他们赶出家。据报告,1993年12月1日,Knezevi-Vinogradi村的一位克罗地亚人收到一封恐吓信,命令她在24小时内离开该地区。同一天,一位匈牙利人的家遭到抢掠。

110. 特别报告员收到一些报告称,联保南区Podlapala村有28名克罗地亚人因不断受到骚扰和处于恐惧之中而想离开(见E/CN.4/1994/47,第147段)。

111. 特别报告员还对1993年12月15日军警在Glina逮捕16名联合国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关切。拘留他们的目的特别是强迫他们签署一项合同,合同规定他们必须在6个月期间内为战争缴纳相当大一笔钱。为求得释放,这些联合国雇员最终不得不缴纳军事当局强加给他们的“战争税”。

112. 关于1993年9月21日所谓“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的两名前高级成员因参与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开发计划署和一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主办的一个社会重建项目而被捕(项目经理也被捕)之事(E/CN.4/1994/47,第156段),实地工作人员确认,根据一调查法官的决定,三名人员均于1993年12月1日被从北部的Glina监狱释放。但是,后来调查程序继续进行,1993年12月3日“内政部长”重新下令逮捕他们。由于警察12月4日之前没有去其家中逮捕他们,看来他们利用这一机会逃跑了。还有指控说,这三人在被拘留期间遭到警察的折磨。特别报告员感到严重关切的情况是:被告之一Zeljko Dzakula先生1994年2月4日在贝尔格莱德被塞尔维亚安全警察强行绑架(见下文第123段)。

113. 关于克罗地亚控制之下的西区的有些地方,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说,塞尔维亚人受到骚扰、恐吓和任意拘留。还有报告说,难民被强征入伍。根据所收到报告,1994年1月22日和23日,当局登记的波斯尼亚难民被从家中带到萨格勒布的军营,被强行编入克罗地亚武装部队。

#### H. 结论和建议

114. 特别报告员已于1994年1月20日和2月3日两次致函克罗地亚政府,现再次谴责克罗地亚武装部队成员不断驱逐租户的行为,并呼吁克罗地亚政府采取适当措施以恢复租户的权利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赞扬了克罗地亚的地方非政府组织,它们尽管受到军事当局的骚扰、恐吓和虐待,仍然积极努力阻止驱赶住户保护被驱赶的租户。

115. 特别报告员建议及时切实建立《人权宪政法》第60条所设想的人权法院。

116. 特别报告员认为,在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武装部队和波斯尼亚克族军队强征波斯尼亚难民入伍的做法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

117.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克罗地亚共和国继续支持(克罗地亚武装部队

也直接参与)波斯尼亚克族部队的活动,而后者对所控制地区的“种族净化”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

118. 特别报告员继其以前的建议之后再次表示希望提醒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119. 特别报告员仍然深切关注,联合国保护区内仍在发生“种族净化”活动。他感到遗憾的是,流离失所者的遣返条件仍然不能实现。

### 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

#### A. 序言

120.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1月17日提交报告(E/CN.4/1994/47)以后继续收到关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人权遭受侵犯的令人不安的报告。特别是某些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境况仍然引起严重的关注。

121. 特别报告员还希望提请注意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拒绝允许人权事务中心在贝尔格莱德开设类似于目前在萨格勒布和斯科普里展开活动的那种外地办事处。这种拒绝实际上限制了特别报告员核查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的实地工作人员的能力。

#### B. 塞尔维亚

##### 人身安全

122.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警察使用残暴和过分的武力以及施行酷刑的报告,特别是关于任意搜查和其他与公众的冲突的报告。许多此类事件似乎是针对某些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的,特别是穆斯林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以下一些案件表明了警察滥用职权的残暴性质: 据称1993年6月7日,塞尔维亚警察在贝尔格莱德用警棍和手枪殴打两位穆斯林族人,将手雷塞进他们的嘴

里,向他们逼取供词。

123. 另据报道,政治反对派的成员,特别是工会活动家往往受到威胁和报复。特别报告员对于Zeljko Dzakula先生的案件(见以上第112段)表示特别关注,此人由于政治迫害而逃离了所谓“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以后,于1994年2月4日在贝尔格莱德被塞尔维亚保安警察绑架。根据见证人所作的证词,逮捕他时使用了残暴和过度的武力。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2月8日给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信中表示,他对逮捕的任意性质以及Dzakula先生目前被单独监禁这一事实表示关注。

#### 公开煽动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和仇恨

124. 引起特别报告员关注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有人在公众生活和新闻媒介中煽动民族和种族仇恨。在公众生活中,主要政治人物经常发表针对少数群体的煽动性和威胁性讲演。例如,塞尔维亚激进党领导人Vojislav Seselj先生曾几次表示,应该将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分别从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驱逐出去。1993年12月议会竞选时,政治领导人特别普遍地煽动仇恨。利用煽动手法加剧和操纵选民之间的荒谬的恐惧和偏见似乎是争取选票的一个重要手段。

125. 新闻媒介的错误报道、新闻检查和思想灌输也助长了普遍的种族和宗教仇恨的气氛(见E/CN.4/1994/47,第176-179段)。特别是关于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的塞族和穆斯林族之间的冲突时发生的暴行的报道是有选择和单方面的。新闻媒介通过耸人听闻和歪曲性地报导穆斯林族人和伊斯兰教信徒历史上和目前“对塞尔维亚人民”犯下的“罪行”来诽谤他们,而对于对穆斯林族人实施的严重侵权行为要么很少报道,要么斥之为“反塞尔维亚阴谋”的恶毒指控。国家控制的贝尔格莱德电视台播送恶毒攻击某些种族和宗教团体的节目。在这一方面,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广播是 Iskre i varnice nedelie 的节目。

#### 言论自由和新闻媒介的状况

126. 引起关注的另一方面是政治新闻检查和不平等的新闻媒介机会。国家控



制的塞尔维亚电台电视台尤其是如此,因为它垄断了国家一级的广播。由于普遍的经济状况,报刊非常昂贵,这一事实助长了塞尔维亚电台电视台作为公众主要新闻来源的主导作用。看来政府无意通过由塞尔维亚立法机构在被总统解散以前提出的关于放宽塞尔维亚电台电视台的法律草案。

127. 执政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控制包括塞尔维亚电台电视台在内的新闻媒介,这一点在1993年12月议会选举的政治竞选中特别明显。在此期间,塞尔维亚电台电视台节目和许多报刊广泛地宣传执政党,而关于反对派的报道似乎很少,而且是有选择性的。例如,电视新闻中根本不提反对党联盟的几千成员举行的一次示威。此外,执政党利用新闻媒介向公众进行思想灌输,并对重要的问题作歪曲的报道。把一切坏事统统归罪于外部,以此维持虚构的所谓反塞尔维亚阴谋的欺骗作用,这显然是开脱执政党对失败的责任的一种方便手法。

128. 根据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报告,在选举期间与平时,塞尔维亚电台电视台对独立的新闻媒介进行攻击。例如1993年12月12日,Vreme 周刊由于公布了关于波斯尼亚塞族人在奥马尔斯卡和曼尼亚查设立拘留营的消息而在贝尔格莱德第一电视台上受到攻击。

129. 《塞尔维亚公共宣传法》载有关于答辩权的规定。然而实际上这些条款没有得到执行。

130.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报告称,塞尔维亚当局对少数群体在报刊上的文化表现形式采取了压制性措施。例如Bijelo Polje电台决定禁止在其电台节目中使用土耳其语。这一措施特别是针对穆斯林族人使用土耳其语言残留的当地 Sandzak 词语问候朋友和亲属的那些节目。

### 依良心拒服兵役

131. 关于委员会第1993/84号决议,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据他所收到的报告称,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作为正当行使思想、良心和宗教自

由权利的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受到侵犯,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拒绝在进行“种族清洗”的军队中服役的权利受到侵犯,并且出现了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爲。

132. 尽管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和有关立法规定可以依良心拒服兵役,但执行这一条款的相应规章和程序仍然没有获得通过。1992年《南斯拉夫联邦刑法》第214条第1款的一项规定是对拒服兵役者判处从罚款到监禁一年不等的刑罚。另外刑法第214条第3款规定,对于以出国或留在国外为途径逃避兵役者可判处一年至十年的监禁。根据最高军事法庭的判例(K.223/76),如果按法律规定有义务服兵役者意图通过逃往国外或通过延长在国外逗留期而逃避兵役,就属于第214条第3款规定之列。

133. 在前南斯拉夫武装冲突期间,拒服兵役者通常被判处3个月至5个月的监禁。根据第214条第3款,留在国外者在他们返回南斯拉夫时仍然有可能受到起诉。

134. 实际上由于拒服兵役而受到起诉的许多人是某些民族和宗教群体的成员,特别是穆斯林族人、斯洛伐克族人和匈牙利族人。

#### 驱逐难民,包括强迫招募的问题

135.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令人不安的报告,据说有人主要是在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城市的难民中心强行征招波斯尼亚塞族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族人开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作战,从而驱逐他们(另见E/CN.4/1994/47,第186段)。在科索沃的难民集中营里,仅仅最近一次就至少逮捕了26位作战年龄的波斯尼亚塞族男性。据报道,塞尔维亚警察将他们带到与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接壤的波斯尼亚边界,然后将他们移交给波斯尼亚塞族当局。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塞尔维亚警察向他们出示了所谓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国防部”盖印的征兵令,他们由于未应召而被捕和监禁。

136. 显然这种行动是在塞尔维亚当局完全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特别报告员从可靠来源收到的报告甚至说,在向波斯尼亚塞族难民发放护照之前塞尔维亚当局

同“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共和国”驻贝尔格莱德办事处联系,以便确定申请者是否需要服兵役。难民署强烈谴责违反保护难民的基本原则强迫招募难民的做法。

137.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可靠的报告,表明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难民试图进入塞尔维亚时遇到的困难。由于从他们的姓名能看出他们的种族出身,因此许多人被迫以他们通常以行贿取得的证件入境。应该承认,一旦他们成功地进入塞尔维亚,他们的难民地位申请似乎就象波斯尼亚塞族和波斯尼亚克族难民的申请一样对待。

138. 另外还收到了关于难民遭到袭击的资料。然而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当局对这种行为采取了行动。例如1993年10月5日在莱斯科瓦茨,当局逮捕了涉嫌参与1993年6月29日对主要容纳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穆斯林族难民的一个难民营的炸弹袭击的3人。

#### B.1. 科索沃

139. 科索沃的人权情况继续恶化,不断收到关于当局实行虐待和歧视的报告。此外,由于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当局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领导人之间仍然缺乏对话,因此妨碍了在阿尔巴尼亚族的“平行”教育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取得改善(见E/CN.4/1994/47,第200-205段)。在这一方面,普里什蒂纳大学的情况仍然是相当严重紧张局势的根源。22,000多名学生和900多名教学人员已经连续3个学年在私人家里和楼里进行招生、讲座、辅导、考试和其他活动。

140. 有人继续报告塞尔维亚警察歧视和虐待阿尔巴尼亚族人。关于殴打和拷打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指控并非罕见。特别报告员严重关切地从一个可靠的非政府组织收到了关于同普里什蒂纳地区法院院长会见并讨论警察虐待被拘留者情况的报告。据报道,该法院院长支持在涉及到“危害国家罪”时采取的这种对待,“无论是否已经定罪”。

141. 除了塞尔维亚警察残暴和过度地使用武力以外,种族仇恨和反复骚扰的

气氛在阿尔巴尼亚族中又增加了一种不安全感。在向特别报告员报告的一起案件中,据称塞尔维亚警察于1994年1月13日从普里兹伦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店铺里抢走金银首饰,而不作任何解释。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如果遇到任何反抗,警察就会打碎店铺的橱窗玻璃,而且店主会被逮捕和虐待。另据报道,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边境上的警察经常抢走阿尔巴尼亚族人的钱财,并没收他们的护照。

142.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非法和强迫把阿尔巴尼亚族人驱逐出公寓的资料。在多数情况下,这种驱逐是在没有事先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发生的。此外,被驱逐的房客通常被塞族家庭所取代。据报道,仅仅1994年1月期间,普里什蒂纳城市规划所就向阿尔巴尼亚族家庭发出17份驱逐通知,据报道,所有这些家庭在那里居住了几十年,而且持有所有必要的法律证明。另外,当局还任意利用驱逐来惩罚不遵守其命令的人。在普里什蒂纳的一起案件中,一位阿尔巴尼亚族人拒绝应征入伍而离开该国,因此其妻子和子女被驱逐。

143.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任意拘留和侵犯受到一个公正的主管法庭的公正审判的权力的报告(见E/CN.4/1994/1994/47,第169-171段)。这些侵权行为尤其涉及到在普里什蒂纳、佩奇、格尼拉奈和普里兹伦对阿尔巴尼亚族人提起的几起刑事诉讼案,他们所有人都根据《刑法》第16条第1款被指控为构成“对南斯拉夫领土完整的威胁”。多数被告是南斯拉夫国民军或南斯拉夫地方防御部队的原军官。塞尔维亚当局显然考虑到被告的以前的军事经历,因此声称,这一集团正在建立一个军事组织,组建武装部队,登记招募新兵和收集武器。1993年12月,塞尔维亚最高法院宣布将一些候审的被告的拘留期再延长3个月。

## B.2. 桑扎克

144. 尽管这一地区的人权情况有所改善,但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严重侵权行为的报告。相当多的资料表明,穆斯林族人遭到绑架、家园被人纵火烧毁和被炸药炸毁,普遍遭到骚扰,包括警察的殴打和酷刑,他们的家遭到任意搜查,借口是

搜武器。据报道,穆斯林族人经常被召到警察局进行“说情况”,被询问长达几小时之久,而且往往遭到虐待。另据报道,许多据显要地位的穆斯林族人被解除职务,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被执政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成员取而代之。

145. 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称,1993年10月19日,新帕扎尔地区检察官对新帕扎尔、谢尼察和图庭的桑扎克地区的25位穆斯林族人提起了诉讼,理由是他们非法持有武器和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桑扎克国家威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领土完整。自1993年5月起,除了4人以外,所有被告都被监禁。对他们的审判于1994年1月31日开始。与对穆斯林族人的这种起诉相反,极端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激进党的成员似乎享有豁免权,尽管据报道他们拥有大量的武器。

146.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有人提出的指控,声称在普里耶波列、比耶洛波列和罗扎伊地区,大约100穆斯林族人,主要是桑扎克民主联盟的成员,在1994年1月25日至28日期间被逮捕。根据所收到的资料,警察没有说明逮捕的理由,有人还指控警察为了逼取供词而对被拘留者施以殴打和酷刑。

147. 在黑山共和国的桑扎克地区,穆斯林族人的境况似乎好得多。黑山当局表示比较诚心惩处种族目的犯罪者。特别是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1993年11月3日有4人在波德戈里察被指控谋杀和煽动民族和种族仇恨的资料。他们显然于1993年5月31日在主要是穆斯林族人居住的尼克希克郊区任意开枪,打死一位37岁的妇女,并打伤其5岁的儿子。

### B.3. 伏伊伏丁那

148. 尽管伏伊伏丁那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对某些民族和宗教群体的成员的严重歧视和其他侵权行为的报告。特别是1993年7月30日 Kukujevci 的 Ocmokic 的一个克罗地亚家庭遭到杀害的事件引起了多数其余克罗地亚人的外流。在1993年11月15日塞尔维亚当局逮捕涉嫌这项罪行者 and 杀害希德附近一个村庄中的一位克罗地亚人的嫌疑犯之前,大约50个克罗地亚家庭由于

担心安全而离开。被逮捕者都是塞尔维亚激进党的成员。越来越多的报告涉及到有人利用纵火和使用炸弹毁坏民族群体的家园的事件。

### C. 黑山

149. 自从他提交前一份报告以来(见E/CN.4/1994/47,第216-221段),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任何资料表明黑山的人权状况的重大发展。然而新闻媒介的状况仍然是引起关注的一个主要方面。有人试图通过新的立法来限制国家对新闻媒介的控制,但未能成功。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南通社控制了黑山的新闻部门。

150. 新闻媒介的状况也影响到维护黑山的历史和文化属性的问题。一个特别引起关注的方面是黑山东正教没有获得承认,而塞尔维亚东正教享有正式地位。在这一方面,看来总政策中有一部分是以操纵新闻媒介来贬低黑山东正教的重要性。例如国家控制的电视台没有报道1994年1月6日15,000人参加黑山东正教的一次庆典。

151.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黑山当局接收了相当数量的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难民,而对于特定种族或宗教群体或对于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准备招募入伍的人没有施加任何限制。

### D. 结论和建议

152. 关于其前一份报告中的结论性意见(E/CN.4/1994/47,第237-244段),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持续严重地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以下方面:警察使用残暴和过分的武力;公开煽动对种族和宗教群体的歧视和仇恨;限制言论自由,特别是国家控制新闻媒介;驱逐和强迫招募难民;在科索沃和桑扎克以及在伏伊伏丁那,民族和宗教群体遭到虐待和歧视。

153. 关于依良心拒服兵役问题,特别报告员建议联邦当局通过一项关于大赦的法律,此外还应该采用符合公共利益而不具惩罚性的非战斗或民事性质的其他形

式的服务。特别报告员还鼓励第三国对否则会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遭到起诉的依良心拒兵役者给予庇护或让其安全转到另一国。

154.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继续支持对于大规模“种族清洗”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现象应负主要责任的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包括南斯拉夫武装部队的直接参与。

155. 关于前一份报告中叙述的歧视与公民身份问题(见E/CN.4/1994/47,第182-183段),特别报告员建议通过适当的关于公民身份的立法,以便消除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公民身分方面的法律不稳定性和基于种族、宗教和其他出身原因的歧视的可能性。

156. 特别报告员再次提及他以前关于对于塞尔维亚民主反对派的发展予以国际支持的建议。

157. 特别报告员的前一份报告(E/CN.4/1994/47,第222-226段)中叙述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人道主义情况。据报道,自此以后,情况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和全面恶化的经济状况的恶性循环对失业者、病人、老人、单亲父母和儿童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医药、医疗设备和粮食极为短缺。

158. 特别报告员再次提及他以前提出的建议(见E/CN.4/1994/47,第244段),其中认为有必要向脆弱群体提供医药和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有必要审查制裁委员会的程序,以便加速提供这种人道主义援助。上述建议提出以来,制裁委员会在加快难民署等国际机构给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药品和其他有关物品的手续仍然受到长期的拖延。

#### 四、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 A. 序言

159. 安全理事会1993年4月7日第817(1993)号决议获得通过和随后大会进行表决以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于1993年4月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160. 特别报告员建议,这个新的国家应该充分融合到国际社会中去(见E/CN.4/1993/50,第255段),这需要有效地促进和保护人权,因为这将使它能够得到国际援助,从而进一步发展其民主体制并改善其经济状况。这样它将有机会为充分享受人权有效地创造更为合适的条件。

161. 1993年底,由于该国政府的积极态度和合作,人权事务中心在斯科普里开设了一个外地办事处。斯科普里外地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向特别报告员提供客观、可靠和全面的资料,使他能够充分评估人权情况。以下报告主要是根据外地工作人员的调查结果并根据国际观察员和其他可靠来源提供的资料编写的。特别报告员特别感谢联保部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实地代表团。

162. 特别报告员承认该国政府表示愿意遵守人权领域几乎所有的基本国际文书,并在这一方面发起了有关程序。

#### B. 司法裁判

163.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法律结构尚未完成,因此1991年11月17日通过的宪法(见E/CN.4/1993/50,第219-231段)尚未得到充分的执行。根据宪法将成为该国法律结构的许多基本法律尚未获得代表大会的通过,仍在沿用前南斯拉夫的有关法律。宪法法院目前正在修改这些原有的法律,以便使这些法律规定适合新的宪法。

164. 由于需要大量的赞成票(三分之二)并由于派代表参加议会的各政党之间缺乏一致意见,因此关于司法机构的法律尚未获得代表大会的通过。看来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各党会反对这一法案,除非该法案中规定在阿尔巴尼亚族人口相当集中的戈斯蒂瓦尔设立二审法庭,而且除非法官也使用阿尔巴尼亚语。由于这种情况,法院仍然按照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法律组建。

165. 1994年1月26日,代表大会任命了共和国司法委员会的7位成员,其中一人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另一人是土耳其血统人。根据宪法第10条,该委员会向议会提出



司法机构人选。

166. 宪法规定检察官由议会选举产生,其任务是当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受到国家行政机构和负有公共职权的其他机构和组织的侵犯时,保护这些权利(第77条)。然而关于检察官的法律尚未获得通过,因此没有选举产生任何检察官。

### C. 新闻媒介的状况

167. 公开言论、讲演、公开演说和新闻自由以及建立新闻机构的自由受到宪法的保障。新闻检查受到禁止。但据报道,国家通过全国电视台和最大的印刷出版社 Nova Makedonia 的控制对新闻媒介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168. 由于目前阶段该国没有任何私营实体拥有可投资于印刷所和以最低限度利润发行日报的经济能力,因此看来仅有的大型印刷设施不可避免地由国家所拥有。有人指出,以阿尔巴尼亚语和土耳其语发行的两份报纸 Flaka a vlazerimit 和 Birlik 是由 Nova Makedonia 编印的;国家承担经济损失,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这些少数民族就不会有其本族语言的报纸。

169. 电子新闻媒介的状况似乎有所不同,但必须将电台和电视台区别开来。除了塞族人以外,所有少数民族都有电台节目,由马其顿全国电台以这些民族的语言在全国范围广播。据说自从独立以来地方电台大量涌现。

170. 电视台的情况似乎类似于日报的情况,因为只有国家拥有运行能够在全国范围转播的电视台的经济能力,这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中继网和地方转播台。

171. 因此在经济和市场得到强有力的发展足以允许在全国广播的电台和电视台方面的私人投资获取利润之前,国家对这些设施的拥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所有政党和国内团体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利用这些设施。

### D. 少数民族的状况

172. 根据宪法第78条,代表大会设立了由大会主席主持的种族间关系委员

会。尽管这个委员会已经组建,而且其成员已任命,但其活动至今尚未取得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成果。

173. 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阿尔巴尼亚族人是最大的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22%,主要集中于西北边境附近地区和斯科普里。应该指出,阿尔巴尼亚族人抵制了1991年的人口普查,声称他们占人口的22%以上,因此不应该被视为“少数民族”,而应该是一个与马其顿族人具有同等宪法地位的构成民族。在欧洲委员会监督下的一次新的人口普查原订于1994年4月举行,但代表大会至今没有就这一问题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174. 按照他们取得与马其顿族人一样的民族平等的愿望,阿尔巴尼亚族人还希望将他们的语言地位提高到与马其顿语同等的官方语言的地位。必须指出,根据宪法,阿尔巴尼亚语在阿尔巴尼亚族人占多数或数量众多的地方自治部门也得到了正式的使用(第7条)。

175. 在教育方面,阿尔巴尼亚族人抱怨没有充分的以其本族语言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没有阿尔巴尼亚语大学。尽管政府似乎承认这一问题,但由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而无法投资建立新的学校。

176. 斯科普里 St.Cyrill and Methodius 大学的少数民族学员的入学率总的来说有所提高。根据该大学提供的数据,1991年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为7%,1992年为8%,而1993年为11%。对这些数据的分类分析表明,阿尔巴尼亚族学生的入学率从1991年的3%上升到1993年的6%;土耳其族学生的入学率稳定地保持在3%;在1991年至1993年期间,其他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率从3%上升到4%。

177. 已经建立的配额制度规定,各少数民族的学生可以在各系占用相当于10%的额外空缺数。根据这种10%配额的制度,没有达到正常标准所要求的入学分数的申请人如果表明他们属于少数民族并达到了最低分就仍然可以注册。据报道,此类候选人的成绩往往较差,因此很少人达到足够的分数以取得较低标准规定的入学条件。因此10%的配额很少填补。由于马其顿语语言知识较差,主要以其本族语言上学

的多数阿尔巴尼亚族学生在同马其顿族学生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

178. 据报道,受过教育的阿尔巴尼亚族妇女发起了促进普通阿尔巴尼亚族妇女更好地接受较高水平教育的运动。由于其父母的传统观念,这些妇女中似乎很少有人取得这种机会,因为她们的父母认为,她们的女儿在上完中学或有时在上完小学以后就没有必要继续上学。

179. 在公共行政的就业方面,政府似乎承认阿尔巴尼亚族人特别是在警察、军队和外交及领事部门的任职人员人数严重不足,并承认必须扭转这种局面。据报道,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阿尔巴尼亚族人没有许多具有担任高级职务的足够资格的“干部”。然而据报道,该国政府已经改变了聘用条件,以便招收更多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并正在采取适当的步骤,以增加阿尔巴尼亚族人参加军队和外交部门的人数。阿尔巴尼亚族血统的警察的人数正在逐步增加。目前20%的警察学校毕业生是阿尔巴尼亚族人。

180. 塞尔维亚少数民族抱怨他们没有其本族语言的报纸或电视或电台节目。然而必须指出,该国通常供应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各种报纸和杂志,而且一般也可以收到南斯拉夫广播和电视。据报道,一旦关于广播资金的法律获得代表大会的通过,就计划每天以塞尔维亚语广播一小时。据说该项目包括为此目的招聘塞尔维亚族新闻记者。应该回顾到1993年8月27日,政府同塞尔维亚民主党的代表签署了《议定备忘录》。然而这导致了该党的领导权易手,签署该协定的主席被开除出党。

181. 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塞尔维亚东正教神甫举行宗教仪式的问题。马其顿东正教教会和塞尔维亚族东正教会相互不承认。据报道,两位塞族神甫据称由于在塞族家里举行宗教仪式而被当局起诉。根据官方的资料,塞尔维亚东正教的两位神甫于1994年1月16日被库马诺沃市法院判刑。他们没有得到马其顿东正教和警察部门的批准,而留在共和国的领土上,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夕在塞族人居住的8个村庄里举行教堂仪式。据称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其中一人在村民中煽动宗教和民族仇

恨。两位神甫都被罚款。

#### E. 难民和人道主义状况

182. 在政府作出了一项决定以后,自1992年8月起,共和国不再接纳任何难民。然而一定数量的逃避战争的人继续以不合法的途径入境。此外,400至450名难民尽管没有被政府承认为难民,但仍然合法入境并得到难民署提供的援助。难民署没有收到任何驱逐难民的案件。

183. 许多难民已经前往第三国,难民署在1993年中期进行评估以后,随后援助几乎完全是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仅有的10,000名难民。这些难民中大约80%被安排到接待家庭中去。其余难民被安排在5个集体中心里,其中4个设在斯科普里,另一个设在 Mavrovo 地区。据难民署称,这些难民的总的生活条件似乎是相当令人满意的。除了难民方案以外,难民署还为社会难民制订了一项支助方案,主要针对被政府作为“原有”难民登记的12,000个家庭。

184. 政府承认存在50,000个有社会福利要求的人,而人道主义机构认为,1993年12月,其人数大约相当于169,000人,不包括领取养老金者。西北边境上的多数阿尔巴尼亚族村庄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30,000名农民受到最近干旱的严重影响,因为湖泊和河流已经干枯。卫生也是一个问题,普里莱普地区发现了许多肝炎病人。

185. 与科索沃接壤的边境地区的缺医少药现象似乎很严重。在前南斯拉夫解体之前,该地区的许多阿尔巴尼亚族人通常前往科索沃求医,因为当时马其顿这一边没有医疗设施。

#### F. 结论和建议

186.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是一个新的国家,由于不利的外部 and 国内条件,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法治基础上的民主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巩固该国的全面稳定是维护该地区和平的关键因素,因而是享受人权的关键因素。破坏马其顿

的稳定不仅会给其本国人民,而且还会给邻国人民造成很多苦难。不论其民族出身如何,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之间的相互谅解和信任是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87. 自从特别报告员提交其前一份报告以来,在消除歧视性做法的进程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尽管在少数民族权利方面存在某些问题,但特别报告员对于这些问题正在宪法范围内得到解决这一事实表示满意,并鼓励有关各方继续这样做。特别报告员敦促种族间关系委员会继续努力。

188. 在新闻自由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特别报告员强调他在前一份报告中表示的意见,即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尚未实现新闻媒介的充分多元化。

189. 特别报告员敦促国际社会将技术和财政援助提高到一个适当的水平,以便迅速公正补偿因联合国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制裁给(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经济带来的损失。特别报告员还敦促捐助国考虑向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提供足够的双边技术和财政援助,以便促进该国的全面发展。

## 五、斯洛文尼亚

190. 人权委员会第1993/7号决议阐明的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也包括斯洛文尼亚。特别报告员在其1993年2月10日的报告(E/CN.4/1993/50)中指出,“斯洛文尼亚显然仍在向民主社会过渡,这对各项人权的落实具有影响。某些重大问题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如恢复产权、媒介多元化等”(第215段)。特别报告员的结论认为“无需进一步调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人权状况”(第216段)。

191. 斯洛文尼亚1993年5月14日成为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同时,该国还签署了《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公约)。但是,为批准这项公约还须对现行的一些法律做出某些修订。

192. 在以上所引述的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还提请注意斯洛文尼亚于1990年建立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委员会的一些活动。该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于1993年初结束。但

是,议会已决定,在通过有关人权监察专员的法律之前,委员会的前任委员们应继续履行其使命。这项法律最终于1993年12月26日获得通过。根据临时条例,在监察专员担负起他/她的责职之前,委员会仍应履其职能。就保护个人权利而言,此项人权监察专员法确立了较广的主管权限。人权监察专员还得到授权,在事关保护人权的一般性问题上与司法和行政当局联系。

193. 在前述报告(E/CN.4/1993/50)中,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已设法解决了国籍问题,而且在居民中没有造成受歧视或不安全感”(第201段)。但是,于1993年提出了某些立法修改,以收紧通过归化取得国籍的条件。这些修改可使某类申请者遭到歧视性的待遇。该法律原已经议会通过,但由于遭全国理事会的否决,又被重新退回议会,而在议会未获得所须的多数票。新提出的一项草案不含歧视性的条款。

194. 有关废除双重国籍的法律草案引起了一些争议意见。人权和基本自由委员会于1993年10月4日提出的意见书阐明“最有争议的是那些可能会致使个人失去国籍的条款,即关于剥夺国籍的条款和可能影响其既有权利因而有追溯效应,以及基于种族、血统和某些其他原因的歧视条款”。该委员会的意见得到欧洲委员会1993年12月举办的研讨会与会者们的赞同。特别报告员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并指出,废除双重国籍的提议,可能会侵害各类有关人员的人权。

195. 国籍地位未决,是向人权和基本自由委员会提出的主要申诉问题。看来行政手续不适当的拖延对众多申诉者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196. 委员会还指出,法庭冗长的诉讼程序严重地阻碍了个人求助于有效的法律补救措施。尤其是在劳工纠纷方面,法庭无法在一合理的时限内作出裁决。

197. 国际观察员和当地观察员指出,在斯洛文尼亚偶尔还可观察到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的迹象。但是,这种表现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此,也未激化成为种族之间的暴力行为。

198. 关于新闻媒介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在其上次报告(E/CN.4/1993/50)中提

及,在欧洲委员会的合作之下,已经拟订出了新的新闻宣传立法草案。但是,这一新法律还未通过。政府似乎继续对新闻宣传特别是对电视广播实行着控制。

199. 特别报告员上次报告中(第204-209段)述及的一些最为重要的难民问题基本上依然如故。在这方面,应提及的是,家庭团圆问题、对自由移徙的限制、难民只准寻找与难民营活动有关的工作的现况。

200. 特别报告员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斯洛文尼亚虽因正在向民主社会过渡而面临着种种困难,但人权情况在大体上还是令人满意的。斯洛文尼亚能够符合各项条件,成为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事实本身即是一实证。为此原因,特别报告员建议,除任何不可预测的情况外,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应不再列入他的职权范围。

## 六、失踪问题

201.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失踪问题极其严重,况且还在迅速恶化。联合国目前正忙于应付11,000多件人员失踪案。据估算,在今后的几个月中,其数量完全可能超过15,000件。目前阶段无法计算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战争而造成的失踪人员数量。

202. 特别报告员一直在强调这一问题。在他的访问期间,他曾与失踪人员的亲属和有关政府代表讨论了这个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的第一次报告的结论中曾表明,迫切需要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主持及合作之下,建立起一个调查委员会,承担起查寻在武科瓦被围困后失踪的以及在其他地方失踪的人员下落(E/CN.4/1992/S/-1/9,第67段,1992年8月28日)。在1992年9月4日提交秘书长的一份备忘录中也载有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同样建议。

203. 在特别报告员的倡议下,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12月15-20日作了一次访问,对关于乱葬坑的指控进行初步调查(见E/CN.4/1993/50,附件一)。

204.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于1993年2月23日通过了第1993/7号决议,决

议要求,除其他外,特别报告员与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磋商,为解决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失踪问题拟订建立一机制的建议。

205. 因此,在特别报告员的要求下,工作组的一位成员 Toine van Dongen 先生前往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进行了访问,以便与政府各有关官员、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失踪者亲属进行磋商,从而确定应提议设立何种较为有益的机制,以期查明那些失踪者的命运及下落。Toine van Dongen 还与红十字会进行了商谈。

206. 失踪问题工作组于1993年12月15日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E/CN.4/1994/26,特别是Add.1号文件)中载有这次访问结果,包括有关称为特别程序的某一适当机制的详细建议。

207. 特别程序应严格地遵循人道主义、非追究指责性的做法,澄清前南斯拉夫境内失踪人员的问题。应授命特别报告员与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小组的一名成员共同承担此项特别程序。

208. 特别报告员全面赞成以上简要介绍的提案。他认为,联合国显然有义务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处理这些失踪人员案件。

## 七、儿童的情况

### A. 序言

209. 特别报告员认为战争给整个平民人口带来了苦难,但他更认为有必要关注儿童的情况,因为他们是社会中需要依靠的群体,而且他们的经历会对他们以及他们所属的社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210. 为了分析儿童的现况,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人员走访了前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每次都会晤了国家当局、在各地区工作的国际机构、当地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和一些个人。这些问题的性质、情况的复杂性和进入交战地带和取得可靠数据资料的重重困难,使得特别报告员无法就所有影响儿童生活的因素提交出一份



综合性的报告。因此,本报告只能着重阐述一些令人关注的主要问题。

211. 应当指出的是,在收集有关这一易受害群体的资料时看出,那些陷入前南斯拉夫境内战火之中的平民百姓都可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被视为“易受害者”。同时,男子也饱受战争期间所经历、目睹或自身投入的种种痛苦事件的影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那些虽属服役年龄、但反对参与战争的人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他们得不到可不服役的豁免,而离境出国往往又不能成为解决的办法,因为邻近接受国家所奉行的政策使他们无法过境转往第三国。

212. 妇女,特别是她们与家人分离并被留下单独面临战争时,也是颇为容易受害的。那些遭性虐待妇女的陈诉着重显示出了她们易受害的状况。

213. 老年人因年纪大,无法自行照料,也同样颇易遭危害。由于习惯依附于其故土的生活,流离失所的困境使他们感到极为艰苦。

214. 这几方面的问题在此处予以提及并值得铭记,因为儿童们依赖于成年人提供保护和安全。他们的父母及其亲属易遭受侵害,形成了儿童生活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215. 前南斯拉夫的一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均一再警告,战争对儿童将造成严重心理创伤,其中许创伤需要有几代人才能克服。他们的这些呼吁却无人理会。这一地区暴发的战争以及战争的性质已导致对大部分儿童权利无数次和长期的侵害行为。

216. 前南斯拉夫以及其后的继承国家都已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

## B. 战争中的儿童

217. 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各个地区,推行“种族净化”使平民百姓成为首要的目标,目的在于把他们赶出家园。这些事件对那些自己本身往往也目睹或遭受袭击的儿童,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但已经明确的是,这不只仅限于对儿童身体健全和健康造成的伤害;战争还对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了虽不那么明显但同样严重的

伤害。

218. 战争以剧烈的方式摧毁了儿童们周围的一切,甚至使他们最基本的需要也无法得到满足。儿童基金会估计,将近有281,000名儿童生活的居住区不断遭到炮轰并不得不经受交战双方在他们家园附近展开的炮火激战、遭受武装部队对他们住家和村庄的袭击以及对他们学校的炮击。

219. 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利,始终无人理睬。许多报道均报告了一些儿童遭狙击手和迫击炮射杀的事件。最近,1994年1月22日在萨拉热窝三枚迫击炮弹夺走了六名儿童的生命,而1994年1月23日又有四名儿童在莫斯塔尔的娱乐场地、四名儿童在图兹拉遭射杀。儿童基金会援引的资料表明,自战争暴发以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有16,000儿童被杀害。

220. 许多儿童遭受轰炸、炮轰和狙击手的枪弹直接造成的创伤。医院因缺乏资源,或因医疗设备被摧毁或因所有遭战争创伤者的过度使用,往往无法给予儿童们充分的医治。许多遭截肢、被烧伤或失明或失去听觉的儿童只能接受有限的治疗。战争使得无法开展为帮助这些不幸的儿童接受和应付他们残疾生活所必需的心理引导和培训。与这些儿童面谈可使人窥视到这些创伤在他们心灵中留下的痛苦程度。发生的事件在他们的心中长久滞留,造成夜间极端可怕的梦魇、白天因对此可怕事件回想而发生无法自制的惊恐、忧心重重、无安全感和怨恨心理。这样的经历使这些儿童今后的发育成长遭到了破坏。

221. 为缓解缺乏医疗设备的问题,儿童基金会、红十字会和国际移民组织建立了医疗援救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只是为完全符合某些极为具体条件的不幸儿童所保留的,因此,并不普遍地适用于大部分儿童。

222. 即使战争中未受伤,但不断遭受炮轰和经受这种倍感压抑的处境,也会对这些儿童造成影响。例如,据报1993年10月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 Potocari 村的一位15岁的女孩,在一场可怕的梦魇后,陷入了谵妄和幻觉状态。她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性反应症,一种严重的战争心理创伤后遗症。该女孩居住的住所地区有时一天

遭到5,000发炮弹的轰击。该地区的医院报告当时这块被围困之地有19例严重精神病问题的患者。

223. 如儿童的某位亲人,特别是父母或照顾者,尤其是在儿童的目睹之下,猝然死亡或受伤,一般会造成严重的紧张和抑郁反应。有些儿童倾述了一些令人甚感不安的情况,他们不但亲眼见到其父母被害,而且是被故意逼迫着目睹其亲人遭杀害,或至少是看着亲人受折磨。一名国际工作人员在福查附近的一村庄中与一名儿童进行了交谈,详细地了解了这位年仅13岁的儿童是如何于1992年5月被波斯尼亚塞族部队逼迫着观看其父亲、其他一些亲属以及另一些村民被排立在墙下遭枪杀的。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在与武科瓦的一些儿童面谈时了解到,其中有些儿童曾目睹南斯拉夫国民军的一些成员于1991年9月闯入他们的住家并当面处决了他们的父亲:

“我父亲被打死了,是那些部队杀害了他。在我们的住家前有一排工事,但是军队是驾着坦克冲来的,枪炮非常的激烈…。后来,军队闯进了我们的屋子。当兵的大叫:‘里面有人吗’,我父亲说‘有人,有人,我在这儿,还有孩子和妻子,别开枪’。但是,他们却还是向我父亲开了枪,他们把父亲打死了。父亲跌倒 in 楼梯上,然后,一个士兵走过来,并吻了我和父亲,并说,‘我们没有打死你父亲,是一枚炸弹爆炸了’。他们是在撒谎。我亲眼见到了发生的一切。他们一共有三个,每人开了一枪,把父亲打死了。他们用达姆弹向父亲的头颅连开了三枪。子弹从前面射入,脑浆从后脑壳迸了出来…。母亲把他的脑浆捧在手中。她恳求不要杀死我们兄弟俩”。

224. 还有许多情况下,那些儿童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母亲或亲密的亲属遭强奸。

#### 监禁儿童和酷刑

225. 根据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一些报告,许多儿童被关押在拘留营内而且其中有些人还遭到过酷刑。例如,有些女孩既遭到强奸,而又亲眼见其母亲遭强奸

和伤害。例如,曾见到过其本镇一些男青年遭杀害的一名11岁的女孩,与其母亲一起在卢卡瓦茨被波斯尼亚塞族部队逮捕,并与其他一些女孩和妇女被押往某一地点,在那其中许多人遭强奸。她目睹一女人用打破的玻璃瓶乱砍她母亲的乳房;以后,这位女孩被带到墙下,执行枪决;她因听见其母亲尖端的叫声,而猛然转身,躲过了枪弹的正面射杀,幸免遭害,但却留下了身心创伤。数天之后,该女孩与其母亲从拘留中逃脱出来。几经颠沛流离之后,她们终于在萨拉热窝找到了栖身之地。这个女孩已患有严重的心理创伤,每当听见炮击声,她就会痛哭。她一再恳求其母亲“带她离开这里”。

226. 特别报告员还了解到兹沃尔尼克附近波斯尼亚塞族拘留营内的儿童和其母亲曾经遭殴打。这些事件发生在1992年,遭殴打者均来自 Cerska 地区,他们是在 Karakaj 遭逮捕,而后被押往比耶利纳附近的 Batkovic 拘留营。这些申诉揭露,有些年仅四岁的幼儿竟然也遭到殴打和性虐待。

227. 拘留营内只有12到13岁的少年儿童也成为监禁和酷刑的受害者。1993年8月下旬从黑塞哥维那西部 Dretelj 和 Gabela 拘留营释放出来的一些儿童的具体申诉揭露,波斯尼亚克族卫兵们强迫一些儿童抽打自己的父亲。

228. 在波斯尼亚中部,一些诸如瓦雷什、布戈伊诺和基塞吉拉克等一些冲突地区,曾有不少有关粗暴对待年仅9岁的小男孩甚至把他们拘留一段时间的指控。同样,还有指控称,有些年仅12岁男孩与其他一些囚徒一起被押往前线挖战壕。

### 剥夺食物

229.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崩溃之后出现的普遍贫困,使得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几乎完全依赖于外国援助。交战各派故意制造的许多阻止援助运送车队的障碍,特别是到1994年初在几乎所有的农业储备已耗竭时,产生了有损于儿童们的营养水平以及正常发育成长的影响。

230. 据儿童基金会最近在萨拉热窝儿童之间进行的普查,对因饥饿和挨冻而

死亡的担心,是造成儿童们心灵创伤和抑郁症的主要根源。那些被迫长期生活在避弹所里的儿童,也往往不得不长时间地忍受无食物和无饮用水的煎熬。

### 学业中断

231. 战争造成的种种原因致使极大数量的儿童中断了他们的学业,被迫流离失所可被列为其中的首要原因。当儿童们被迫离他们的住区时,他们往往无法带走那些学习材料和教课书。在他们抵达新的收容地点时,他们的家长可能处于甚为惊恐的状况,或被一种不知能呆多久的不安情绪所笼罩,因此,即使那里的学校还在开课教学也可能顾不上让孩子报名入学。实际上,大量被迫流离失所者的抵达时常迫使各社区把学校当作收容所或医院。此外,还有一些学校也已经被炮火摧毁了。

232. 同时,由于教师--甚至某些学生--被征入伍,也打乱了学校的教学制度。在一些被围困的城市和飞地,遭炮击的危险迫使儿童呆在地下避弹所里,相当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们的同伴。家长们出于对其子女安全的担忧也往往不送他们上学。

233. 一旦抵达了较为安全的地点之后,流离失所的母亲们就觉得孩子们中断的学业是最大的担心之一。许多在该地区工作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都认为上学念书和接受教育对于使儿童们形成持续感、稳定感和正常感颇为重要。这些组织已做出了努力,帮助各地方当局,甚至在如遭围困的飞地和城市最恶劣的条件下,使学校重新开课,或继续提供教育。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容易实施的事情。萨拉热窝自1992年4月陷入围困以来,学校已经停课几乎长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若干极具奉献精神的教师主动在其家中的地下室或其他相对较为安全的地点继续授课,一直坚持至1993年3月学校重新开课。无法确切统计出学龄儿童的上学率,不过看来还是较高的。

234. 在儿童基金会的援助下,东莫斯塔尔的学校在无电源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继续开课。学生们在地下室里上课,儿童们伴着烛光就读,而且仅有最基本的教学材料。尽管条件艰苦,但莫斯塔尔的儿童上学率从冲突开始时第一个月的140人增长至

1994年1月初的4,000人。这些教师的奉献精神令人敬佩。据儿童基金会报告,这些教师已着手筹备组建初中,有些甚至还准备开展高中教育。

235. 斯雷布雷尼克收容了大量流离失所者,1993年夏季,那些住在校舍内的流离失所者得到重新安置之后,学校就又重新开课了。仅仅在几个星期内家长们、当局和一些国际机构便发现儿童们的态度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大部分儿童变得活跃和可爱,并开始以较为正常的方式开展娱乐活动。

236. 在另一块飞地, Zepa, 1993年6月几乎在停火之后立即就恢复了学校的教课,并且也能明显地看出儿童态度上的改观,虽然有许多儿童恢复得较慢,有得甚至忘记了他们曾学过的知识。

237. 在黑塞哥维那的泽尼察和图兹拉当地的学校在收纳流离失所的儿童方面有些困难,因此未能使他们都入学。另外,在经历了相当一段时期与外界的隔绝之后,这些社区形成了“同情心的厌倦心理”并且不太愿意再为其已经负担过重的体制增添更多的流离失所儿童。有些儿童在学校遭当地儿童的欺负之后不愿再去上学。据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一些国际工作人员所述,这些儿童的母亲因长期居住在集体收容营而感到压抑,因此,对于保证其子女接受正常教育的问题也不很积极。据说,当地儿童上学还是较容易的。

#### 战争期间青少年的困境

238. 青春期是少年们经历人生中生理和心理变化的一个阶段。这是他们逐步脱离家庭走向独立,而且也是构成其自己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过程,因此,正处于他们形成其性格特征的一个关键性的阶段。由于他们的已经具备了成熟的识别能力并且已能意识到战争深远的影响后果,因此,他们在许多方面比那些年幼的儿童更易感受到战争的沉重压力。但是,这一群体的需求并非始终较为明显,甚至其家长和社区也没怎么意识到。在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件后,他们往往甚至不得不过早地担负起成年人的职责,或充当父亲的角色。其中许多青少年也还能应付这种局面,但他们情

感上还尚不成熟，也可能需要成年人给予帮助。实际上，人们认识到，同年的伙伴和诸如教师或社区领袖之类的成年人，可成为这些青春期少年获得支持与安全的重要来源。

239. 由于战争令人沉重紧张的经历，许多青少年开始滥用毒品和进行偷盗和抢劫一类的高度风险性青少年犯罪。由于无人为他们组织活动，更加剧了他们的抑郁情绪。

240. 这些青春期少年的特殊需求并非一律都能得到确认。当局、机构和其他组织往往主要关注更为年幼一些的群体。有限的资源和现有的一些活动也大多是针对这些幼年儿童的，而青少年则被视为其本身已能自我照顾并自行做出安排了。甚至在教育领域，也是首先集中致力于援助小学教育，而后才考虑初中教育。在食物的提供方面，未也未给予青少年什么具体的考虑。

241.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开展工作的国际工作人员经常遇到一些不同倾向的青少年，有的“哭泣症不止”、有的企图自杀、有的情绪抑郁，有的则具有侵害性和犯罪倾向。许多青少年还面临着须决定是否加入军事活动的重压。至于有多少青少年(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参加各类军队实在无法确定。在比哈奇、“口袋”地区，有人指称年仅16岁的青少年被强征加入所谓的“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治省”军队。在联合国保护区，有许多15-17岁的青少年自愿提出要求--有时也被接受--加入所谓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军队。

242. 前南斯拉夫境内战争具有的强烈的种族敌对性，使得由混合种族婚姻而出生的儿童处于尤其困难的境地。在那些接近于冲突地带的地区，不容忍情绪甚为强烈，这些儿童的处境可能会更为艰难。这些儿童患有心理上的抑郁症，目睹着其家庭因冲突而瓦解，并且不得不选择他们愿意归属其家庭的哪一方。同时，他们还面临着他们所生活的社区如何看待他们的问题。虽然在确定这种看待的方式方面存在着许多因素，但一些遭受骚扰的案例报道却证实，交战各派对于男孩一般可能以其父亲的国籍为准。

243. 家庭的破裂以及人口急剧地陷入贫困,也促使一般价值观念的恶化。在这一地区工作的国际工作人员以及在该地区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案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人员均报告,尤其在一些大量士兵聚集的地区,卖淫活动不断上升,甚至一些少女也加入了这一行当。他们还颇为关注那些无人照看,整天无所事事的街头儿童数量不断地增长。

244. 在接近于冲突的一些地区的家庭暴力虽然难以统计,但显然不断地上升,而儿童则是首当其冲者。但是,儿童遭虐待的程度尚不明确。

#### 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和儿童的撤离

245. 战争使许多家庭分离隔开。在前南斯拉夫分解之前,许多儿童被其父母交给在另一共和国境内的护理院照看或接受医务治疗。战争暴发后,这些家长与儿童的联系受到了影响。有许多儿童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或只能零星地接到其父母的消息。此外,即便已查明了这些儿童的下落,但团圆的可能性也仍然是有限的。

246. 此外,儿童们的父母还为了安全把孩子们送到另一些城镇或乡村,希望有朝一日全家再能团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情况下这种撤离并非是有条理的安排。这种出于良好诚意组织儿童的撤离,却未顾及到儿童与其家长分离对儿童可能是最痛苦的经历。有些撤离工作甚至缺乏适当的档案记录,而且也不包括后续办法和保持与家庭联系的机制,而所有这一切很可能会有碍于这些家庭的重新团圆,并使那些未能沟通联系——有时甚至长达两年之久才联系上的——家长与儿童产生焦虑不安的心情。1992年6月儿童基金会和难民署颁布了“有关儿童撤离的联合声明和准则”,其目的是减少无适当组织安排的撤离。但是,这一措施的影响程度却无法确定。

247. 当母亲带着子女背井离乡出走,而父亲却正在前线或遭拘留的情况下,也产生了家庭分离的状况。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从一地又再度颠沛流离至另一地,这就减损了查找亲属和重新团圆的可能性,或有时因边界线的变迁而造成了他们



的隔离。此外,在几度流落的过程中,由于战争造成的伤亡,许多儿童们还失去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家长或亲属。

### C. 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儿童

248. 这些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儿童因他们在战争地带的经历,有许多具有严重的心理创伤,并患有明显的后创伤性抑郁症(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但是,这些病症的确诊和治疗并不容易,因为这不但须予以关注,还得作出投资。原属前南斯拉夫的多数接受国政府、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均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包括儿童提供治疗。从这一问题的规模来看,须为此目的拨出更多的资源。

249. 有些人虽然未形成创伤症,但也存在各种心理方面的问题。从事医治流离失所者工作的一些心理医生所提供的情况,描述了一种普遍感到束手无策、对失去亲人(特别是丈夫和父亲)或不知其命运下落的极度无奈和悲忿情绪、对未能与那些在目前这场的受难者们同担苦难的一种内疚心理以及对今后的担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的抑郁感。

250. 那些生活在集体收容营内毫无任何隐私可言的儿童之间,这些心理感受更加严重。对于无学可上,整天无所事事的儿童则尤其如此。集体收容营的生活剥夺了各家庭成员的正常职能。即使他们一开始是不太情愿地接受这种状况的,但是,许多被安置在集体收容营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逐渐地失去了他们实现自立和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长已无精力照顾其子女的需求,由此使得这些儿童几乎成为放任自流者。在成年人不再管束和任其自便的情况下,这些儿童和少年很可能会形成酗酒抽烟、寻衅闹事等某些不良的行为问题。

251. 大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对各收容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官方数字表明,克罗地亚有241,292名注册的流离失所者和252,153名注册难民。据估计,除以上这些数字外,还有约37,500未登记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大约有

33.6%的难民和31.7%的流离失所者是16岁以下的儿童。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占目前克罗地亚人口的6%。大约有57%的难民自称为穆斯林,而有41%自称为克罗地亚族人。

252. 根据克罗地亚政府提供的资料,所有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的(克罗地亚族)儿童均已被中小学教育系统所吸收。但是,仍然将近有三分之一的注册难民儿童未入学。那些未登记难民家庭的儿童则无权享受任何形式的教育和医疗援助。难民人口的数量和集中程度已使许多学校的接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并迫使校方当局对学校教学楼作出轮班上课的安排。尽管采取了这种做法,但仍存在着名额不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克罗地亚族儿童享有优先待遇,特别是初中教育的优先考虑。难民儿童也许可得到一个入学名额,但离他们的居住地点较远,甚至在另一个城镇学校。这时,是否有交通和交通费用则成为该儿童入学的障碍。其他一些障碍是缺乏教员和适当的教学校舍或向学校所得的资源提供有限等问题。

253.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接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族区之间战场的一些达尔马提亚族市镇,自1993年3月波斯尼亚克族与波斯尼亚穆斯林之间爆发战争以来,人们对待难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些难民儿童的家长对送其子女上当地学校产生了担心,或怀疑近期的思想意识变化会贯彻到学校的教学课程、特别是历史、地理、文学和社会科学等课目。曾经有一些个别的案件报告称,一些学校的校长要求难民学生拿出他们不可能得到的证明文件,以此拒绝他们入学。同时,还有一些报告的个别情况,报道了难民儿童在遭教师的污辱或同学的殴打后,不愿再去上学。一旦有关的国际机构获悉这方面的情况,都将与学校校长接洽,采取纠正措施,但这些儿童却出于惧迫,不愿再返校上课。

254. 驻克罗地亚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使馆积极筹办了一些按波斯尼亚国内教学课程教学并在学年终颁发将得到波斯尼亚教育当局承认文凭的“域外”学校。目前,在克罗地亚大约有21所这种类型的学校,大部分都设立在集体难民营附近的地点。其中许多学校得到或已经得到联合国各机构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

255. 据这一领域开展工作的一些国际工作人员说,去年克罗地亚境内注册难民儿童的教育情况大为改善。儿童基金会和难民署等机构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和提供的援助为此作出了贡献。

256. 塞尔维亚收容了约445,000难民。官方数字表明,他们主要是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难民(235,000人,即占53%)。其他一些来自克罗地亚(185,000人)、斯洛文尼亚(37,000人)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3,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塞族人(占80%)、其次是穆斯林(占7.8%)。儿童占整个难民人口的约42.1%(194,000人)。将近94%的难民由民间提供的住所予以安置。

257. 据塞尔维亚当局称,所有小学学龄儿童都以被纳入了全国教育体制,并享有进入初中的同等机会,而上中学唯一的问题是能否解决学生住家与学校之间的交通。精神保健院制定了针对性的方案,以解决在校儿童的心理问题。儿童基金会与难民署还提出了由学校 and 集体收容营实施的社会心理方案。

258. 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1992年抵达该国的难民儿童起初不能上学,因为这些孩子与其家长的地位均尚未确定,无人知道他们会在那呆多久,或被允许呆多长时间。1992年10月当局作出了一项决定,批准这些儿童进入当地学校学习。然而,该决定作出时学校早已开学,许多问题尚未解决,诸如教学语言、向学生颁发何种类型的证书以及入学所需的证明文件等。这些均由儿童所在地的当地教师和市政当局作出决定。其中大部分儿童的问题已于1993年春季和夏季得到了解决。为使这些儿童弥补他们拉下的课程,教育部在儿童基金会的协助下举办了夏季补习班,为他们迎接新学年作好准备。还有一些儿童由于他们的集体收容营远离学校,以及由于交通不便而不能上学。有些学生只能上集体收容营办的‘域外’学校。

259. 斯洛文尼亚有31,118名注册难民。他们中有13,237人年龄在19岁以下,其中有5,478人是7至15岁的儿童和3,161名16-19岁的青少年。

260. 迄今为止,难民儿童尚未被融入斯洛文尼亚的教育体制。教育和体育事务部为他们设立了一些学校,并且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当局的协助下为他们制

订出了教学课程。这是在改建的集体收容营房舍内或在斯洛文尼亚儿童不使用学校时借用课堂传授课程。他们并不能使用学校的一切设备,如体操房和体育设施。这些学生由难民中选出的教员或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员授课。这些教员领取的一些酬金,由向斯洛文尼亚提供的双边捐赠中拨出。1994年难民署将承担起这笔经费。教学材料是儿童基金会、难民署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共同协作提供的。虽然已解决了所有小学学龄儿童的上学需要,但中学教育则只满足了20至25%的求学需要。尽管分开的教学制度可能有助于难民儿童保持其特征并继续按其熟习的课程开展学业,但这却阻碍了与斯洛文尼亚儿童的直接交往,而通过这种交往可在某各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偏见。

#### 无人陪伴和遭遗弃的未成年人

261. 除塞尔维亚境内已经注册的1,2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包括在养育院的31名婴儿之外,该地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数目仍无法确定。克罗地亚当局提及的数字将近11,000。这些数字不仅包括为了安全而撤离并仍他们与其父母保持着联系的儿童,而且还包括那些由于失去了其父母或其父母下落不明而需要保护的儿童。为了落实《家庭法》的各项条款,克罗地亚通过社会照顾中心确定了70多名需要看护的儿童,并准备为他们每人指定一位监护人。克罗地亚的一非政府组织已着手全面编制无人陪伴未成年人档案的工作,不仅记录克罗地亚境内的,而且还包括了其他国家内的这些人档案,以便向这些躲避战争者提供保护。

262.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孤儿和被遗弃儿童较易受侵害,他们的状况特别令人关注。据报,许多被遗弃儿童处于被法律遗忘的境地,既无姓氏名称,也无合法地位。例如,塞尔维亚的立法规定至少需有一位家长给儿童起名。那些在注册前就遭遗弃的儿童因此而处于法律的真空带,并对那些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的收容国家带来了法律上的麻烦问题,因为他们有义务(按第7条)确保落实儿童享有姓名和国籍的权利。那些孤儿也使当局处于严重的困难境地。其中许多仍有可能在

战争结束后找到他们的父母。有些国家已通过了法律,禁止领养来自战争地带的儿童,以防今后发现其父母仍然在世的情况。因此,此类儿童大部分交由养育院照顾。即使已不再有合理的怀疑理由可认为儿童的双亲仍活在人间,但收容国当局也仍不愿把这些儿童交给予领养家庭,或使他们可被人领养或采取其他能最佳地维护儿童利益的措施。塞尔维亚当局之所以不愿意的原因是怕遭到对波斯尼亚儿童实行“塞尔维亚化”的指控。至于波斯尼亚塞族儿童,得到的解释是这些儿童的国籍情况不清楚。克罗地亚当局把这种不愿意的态度归因于儿童的“外籍”地位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希望掌握对其国民的管辖权并决定他们的未来。因此,一些已确认的案件虽然已转报给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事馆,但却未见到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 D. 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儿童

263. 那些生活在前南斯拉夫未直接地卷入战争地区的儿童,已经并继续遭受战争的影响。报刊和电视每天载播的战争消息、亲属在武装冲突地区丧生、父母的担忧、学校中所讨论的种种事件、学校教学课程的变化和有些国家中对少数民族态度上的变化,都必定会对儿童们产生影响。

264. 各个新成立的国家当局正对这些影响作出评估并加以处置,而且还有一些有关的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针对大量涌入的难民潮开始增强或已经增强他们在这些地区的方案。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国际社会向前南斯拉夫各国家所提供的支持与这些收容国所接纳的流离失所者及难民人数并不相符。这种差距使得有些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突出的是塞尔维亚和黑山--面临着相应的沉重负担。

265. 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人员观察到,医院缺乏药品,而且由于缺乏清洁与消毒设备无法达到一般的消毒及卫生标准。他们视察了普里什蒂纳医院里若干名患脑膜炎和肺结核病的儿童。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人员在黑山的医院中还看到有些婴儿不得不共同使用一个保育箱,而还有一些保育设备却因无法进口必要的配件不能修复,只

能搁置在一旁。同时,他们还看到有些儿童因缺乏化验所需的试剂而无法确诊。工作人员被告知,进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和B型肝炎的血液化验已成问题。由于有些药品无法买到,越来越普遍的做法是让病人自己掏钱去私人药房购买价格高得出奇的药品。但是,视察发现各城镇附近的药房也几乎无药品可出售。

266. 就这一地区而言,神精失常症的儿童和成年人的情况也十分显著和不平衡。有些此类患者完全无人看护,而这些患者需帮助的领域甚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缺乏包括镇静剂在内的药品、衣物、被褥和食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评论说,经济状况和缺乏照料这些患者所需的物品,损害了工作人员看护这类患者的积极性。这些精神残疾者明显地缺乏所需的温暖和充满人性相待的照顾。由于缺乏适当的药品,医务人员不得不把患者捆绑起来以便加以控制,这种状况也不利于满足这些需要。更何况目前由于战争的创伤,等原因引起的精神疾病正在增多。

267. 那些生理残疾者也面临相当大的困难。随着资源的逐步枯竭,那些生理上残疾的儿童几乎再也得不到与外部世界进行接触的必需材料了。现已没有资金来为那些盲人更新盲文书籍。聋哑儿童学校的资金也在削减。寄住护养院面临着取暖燃料以及被褥和食品供应等其他一些物品短缺的情况。

268. 由于其中许多需要得不到满足,住院的残疾儿童和其他患者只能回家多留一些时间,而在此期间他们得不到适当的照顾。

269. 孤儿院和以及某些不良行为儿童教育点也面临着缺乏取暖用的燃料和食品严重不足的状况。特别报告员实地工作人员走访了几个有关单位,从中可以看出需有适当的材料才能保证孤儿的适当发育和对另一些人开展教育活动。

270. 各区域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一个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评述道:“在科索沃,许多盲人甚至连一根白色的探路棍也没有,更不必谈那些截瘫者所用的轮椅,甚至谈不上为防止长久睡卧造成酸痛和供那些长期卧床患者使用的软垫或床垫”。家长失业的残疾儿童更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的家长

无法支付任何形式的医治费,因为家长们已失业,靠社会保险维持生计,而社会保险在失业后就没有了。就整个科索沃而言,医疗保健问题与政治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很不利于民众的利益。

271. 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人员有幸看见了儿童照顾和康复领域合作令人鼓舞的实例。黑山的一所医院设法从国际资金来源得到了资金,并致力于医治那些战争的受伤者、营养不良和心身创伤病症患者。该医院可满足150名儿童的医治需要,并正在治疗因战争造成的心理和精神创伤;就此而言,这所医院尤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 E. 结论和建议

272. 在目前冲突情况下,《儿童权利公约》中所列的各项儿童的人权全都得不到尊重。

273. 特别报告员指出,诸如肆意轰炸平民集中点和冷枪射击等违反人道主义的行径往往是直接针对儿童的。

274. 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儿童需要得到更大数量的支持来应付他们的处境。所有为他们提供职业或心理援助的行动都应予以支持。

275. 战争中儿童的心理需要应继续通过支持举办学校和教育给予关注。

276. 青春期少年的困境应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现有的少年儿童方案应予以扩展,以纳入这些最易遭战争侵害的群体。

277. 专门机构应具体关注那些心理和生理残疾儿童。

278. 所有各方都应尊重儿童享有姓名和国籍的权利。被弃儿童应即时予以登记,并应确定出以这些儿童最佳利益为准则的长期性解决办法。对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应实施确认、档案记录和查寻其家长的工作,以达到便利于他们与家人团圆的目的。

## 八、特别报告员过去的建议及其后续行动

### A. 序言

279.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悲剧冲突演变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现象。它们构成了对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严峻考验和挑战。特别报告员从任命的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上述侵犯人权现象的性质必然决定执行人权委员会赋予他的任务的方式。在其活动的初期阶段,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9月4日致秘书长的备忘录中说:

“……应该以能取得具体和立即效果的方式执行任务,独立于将确定前南斯拉夫未来的谋求长期政治解决办法的谈判。为此原因,不能将职权范围局限于编写提交联合国各机构的阐述事实和发表意见的报告。职权范围应该导致采取迅速和具体措施,使受苦受难和权利遭到侵犯的人民受益。

在拟订建议时,特别报告员深信建议如果迅速付诸实施,它应首先产生预防效果。

280. 鉴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正发生着冲突并可能蔓延到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特别报告员认为不能脱离该地区政治和军事局势发展来审议人权问题。数以百万计人民的最基本人权--生命权--受到威胁。为此原因,他认为必须在他的建议中处理诸如联合国保护部队职权范围、裁军、人道主义事务等问题。

281. 特别报告员的大多数建议涉及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局势。但是,不应该忘记他的职权范围还包括4个其他国家。必须指出,总的来说这些国家的当局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充分合作。唯一例外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它虽然接受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框架内的访问活动,但拒绝允许在贝尔格莱德设常驻办事处。此外,事实上的波斯尼亚塞族当局制造了许多障碍并在实际上阻碍在其控制的领土上进行人权监督。



282. 特别报告员在下列各段向人权委员会介绍他在过去报告中提出的主要建议并分析其后续行动。一些其他建议,如有关失踪问题和实地活动的组织等放在本报告其他部分讨论。

## B. “种族净化”

与“种族净化”有关的建议(E/CN.4/1992/S-1/9,第61段,1992年8月28日)

283. “种族净化”实际上就是基于民族标准对平民百姓进行有系统清洗的做法,其目的是迫使他们离开生活的地方。该政策是整个冲突的目标。特别报告员深信国际社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制止该政策。为此他拟订了一系列建议。

284. 联合国不应该以容许获取领土增益和流离失所永久化来助长“种族净化”做法。因此联合国必须维护两项不可侵犯的原则。第一,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必须有返回其家园的权利。第二,不应该承认以武力或威胁手段获得的任何财产转让。<sup>2</sup>

### 后续行动

285. 安理会1992年10月6日在第779(1992)号决议(第5段)中宣布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均有权返回家园,以武力或威胁手段获得的财产权无效。

286. 安理会还在1992年10月6日第787(1992)号决议(第2段)中重申以武力夺取任何领土或采取“种族净化”的任何做法均属非法而不能接受,不允许以此做法影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宪法安排的谈判结果;并坚持应使所有流离失所的人都能够和平返回他们原来的家园。<sup>3</sup>

287. 大会在1993年12月8日第48/153号决议第11和25段中提到“种族净化”。大会在第25段敦促各国和有关组织考虑执行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包括对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和波斯尼亚克族部队推行的“种族净化”政策作出有效反应。

288. 欧文勋爵1992年11月13日在安理会发言时说:

“欧洲懂得:如果容忍这种明目张胆的‘种族净化’,如果容许其所有肇事者逍遥法外,而且如果不帮助其受害者返回他们的家园和土地,那么我们欧洲人就要付出可怕的代价。”(见S/25221,附件一,第4段)<sup>4</sup>

## 评论

289. 在特别报告员履行其职责的整个期间,由事实上的波斯尼亚塞族当局发起的“种族净化”政策有增无减。显然,对这一政策的反应不强烈促使其他方——特别是事实上的波斯尼亚克族当局——如法炮制。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1月17日报告(E/CN.4/1994/47)的结论中说:

“228. 特别报告员已经警告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延长将会使所有各方犯下暴行,使每一种族的人民受到迫害。特别报告员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极大的遗憾,并明确谴责每一起侵犯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290. 尽管安理会、大会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一再保证以武力夺取的领土将不会被承认为合法,但随着万斯-欧文和平计划的失败,瓜分提案等于彻底否认特别报告员关于返回权和重新收回财产权的最基本建议。

291. 特别报告员1992年11月17日警告(A/47/666,第135段):国际社会一再保证“种族净化”将不会被容忍,如果不强制性地执行这一承诺,这些保证将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他报告说“种族净化”做法在前南斯拉夫被继续推行,就是因为这种做法的倡导者估计国际社会将无能为力:

“135. 种族净化的继续不断,是故意要制造既成事实,这是那些实行种族净化并从中取利的人公然蔑视他们所签过字的承诺。这种政策的继续,是认定国际社会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强制要求遵守在联合国主持下庄严签订的协定,从而破坏了国际机构的信誉和权威。国际社会不能够让伦敦协定和日内瓦协定不

断地有计划地被忽视和违反。”

292. 这一警告被国际社会忽视,局势急剧恶化,结果不仅该分析被证明正确无误,而且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的联合主席现在被迫制定瓜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永远转移人口的计划。

293. 特别报告员还警告走向分裂的事件显然是可事先看清和预防的。然而国际社会没有采取避免这一结果的认真措施。这里值得重复特别报告员1992年11月11日发表的意见(A/47/666,第12和13段),它对分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出警告:

“12. ……应当指出,种族净化并不是只发生在塞族占多数的地区。在受塞尔维亚种族净化影响最大的一些城市中,如普里耶多尔,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占多数。

“13. 这种情况使得担忧最终目的可能是将塞族占据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并入“大塞尔维亚”的变得可信了。从主张凡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区均由塞尔维亚控制到将非塞尔维亚居民从这些地区驱赶出去只有一步之差。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对这种极端的立场也负有责任,他们歧视克罗地亚的塞族居民,增加了塞族人的忧虑,促进了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

### C.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安全区

有关安全区的建议(E/CN.4/1992/S-1/10,第25(d)段,1992年10月27日)

294. 应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设立联合国监督下保护流离失所者的安全区。<sup>7</sup>

### 后续行动

295. 安理会在1992年11月16日第787(1992)号决议(第19段)中请秘书长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研究为了人道主义目的建立安全地区的可能性。几个

月后,安理会在1993年4月16日第819(1993)号决议中确定斯雷布雷尼察为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后来,安理会在1993年5月6日第824(1993)号决议宣布萨拉热窝、图兹拉、Zepa、比哈奇和 Gorazde 应该被当作安全区,不受武装攻击。安理会在1993年6月4日第836(1993)号决议中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动,决定延长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任期,以便使之能够防止对安全区的进攻。

### 评论

296. 第一个安全区直到1993年4月,即特别报告员提出其建议的几乎6个月后才获批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特别是萨拉热窝的安全区大部分严重拥挤,缺少基本食品和医疗资源并遭到狂轰滥炸和军事袭击。联合国保护部队未能保证这些地区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仅是纸上的“安全”。

### D. 人道主义援助和帮助

#### 增加国际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建议

(E/CN.4/1992/S-1/10,第25(c)段,1992年10月27日)

297. 应该增加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受影响地区所有人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各国政府尤其应该对难民署的活动给予额外支持。<sup>6</sup>

#### 后续行动

298. 安理会在1992年11月16日第787(1992)号决议(17段)呼吁国际援助者提供额外援助。大会在1992年8月25日第46/242号决议中呼吁联合国各组织和所有国际救济机构为流离失所的人民返回家园提供便利。世界人权会议在1993年6月21日A/CONF/157/L.2号文件呼吁立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救济被围困在城镇中的人。

## 评论

299. 尽管国际救济行动总的来说资金充足,但国际援助偶尔短缺,导致难民署缩小分配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定量。

关于人道主义援助走廊的建议(E/CN.4/1992/S-1/10,第25(d)段,1992年10月27日)

300. 应优先注意开设通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道主义援助走廊,作为保护援助车队的途径。<sup>7</sup>

## 后续行动

301. 安理会在1992年9月14日第776(1992)号决议(第2段)中授权扩大联合国保护部队的职权范围,除了其他事项外,保护车队。

302. 安理会在1992年11月16日第787(1992)号决议(第18段)中呼吁各当事方保证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转交。

303. 安理会在1993年4月16日第819号决议(第8段)中要求让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顺利无阻地运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所有地区并重申阻挠运输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行为构成对人道主义法的严重违反。

304. 安理会在1993年8月24日第859(1993)号决议(第3段)中要求顺利无阻地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特别运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安全区”。

## 评论

305. 尽管援助物资继续通过公路运送,但在波斯尼亚塞族检查站和其他检查站经常被长期拖延。在进入许多地区时碰到相当大的困难,尤其是Maglaj和斯雷布雷尼察的东部波斯尼亚穆斯林安全区,图兹拉、Zepa和Gorazde。司机被杀害,援助车队受到攻击和骚扰。特别报告员在其所有报告中指出当事各方没有遵守它们答应

尊重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安全通过的承诺。联合国保护部队未能对这些车队提供有效保护。显然人道主义援助被当作政治游戏中的一种因素而使用,特别是被波斯尼亚塞族和波斯尼亚克族人利用。

关于家庭团聚的建议(E/CN.4/1992S-1/9,第66段,1992年8月28日)

306. 在处理各家庭及其再团聚问题时应特别谨慎,尽量减少分离的影响。尤其应特别重视孤儿的需要。<sup>8</sup>

后续行动

307. 特别报告员不知道有哪一项决议涉及该问题。

评论

308. 难民署所作的工作表明它十分清楚破裂家庭和孤儿的特别需要。冲突各方一再显示它们完全无视家庭成员之间保持联系的问题。其成员分散在前南斯拉夫以外各国的家庭再团聚问题也没有解决。

关于由欧洲各国提供国外安全避难地和临时避难所的建议  
(E/CN.4/1992/S-/10,第25(a)段,1992年10月27日)

309. 应该向那些处于十分危险的人提供临时国外避难所。欧洲各国应该向尽可能多的受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威胁的人提供庇护和临时避难。<sup>9</sup>

后续行动

310. 特别报告员不知道有哪一项决议涉及该问题。

## 评论

311. 许多欧洲国家日益抵制接受进一步的难民流入。尽管欧洲各国接受难民和临时请求庇护者,但对欧洲内的移民和难民移动逐步实行严格限制。

312. 下列情况说明了这种态度,1992年11月当事各方之间达成协议,同意有条件释放被拘留者,即他们可以被安置在前南斯拉夫以外的国家。然而,从一开始欧洲各国对接受被拘留者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因此被拘留者的释放计划流产。

### E. 囚犯和被拘留者

关于红十字会探视拘留营的建议(E/CN.4/1992/S-1/9,第64段,1992年8月28日)

313. 应该给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分的机会,进入所有拘留营和中心,以便监督给囚犯和被拘留者的援助。这种进入机会应不分拘留营的大小。

## 后续行动

314. 安理会在1992年8月13日第770(1992)号决议(第4段)中要求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顺利无阻地进入所有拘留营,向被关押的人提供援助。还请参看大会1992年8月25日第46/242号决议(第9段)和1992年12月18日第47/147号决议(第11段)。

## 评论

315. 尽管已经容许进入许多拘留营,但仍然有相当多的拖延和拒绝,阻碍了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拘留营的条件仍然十分悲惨,除了衣食住和卫生条件不适宜以外,还有即决处决、严刑拷打、强奸和酷刑。

关于释放被拘留者的建议 (E/CN.4/1992/S-1/9, 第65段, 1992年8月28日)

316. 应该立即释放拘留营的所有被拘留者。<sup>10</sup>

#### 后续行动

317.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呼吁立即释放所有囚犯 (见S/25050, 附件二, 1993年1月)。并参看S/25221号文件, 1993年2月2日 (第5段)。

318. 大会在1992年12月18日第47/147号决议 (第12段) 吁请各方立即关闭不符合各项《日内瓦公约》的所有拘留营, 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或非法拘禁的人。

#### 评论

319. 有些拘留营已关闭, 但成千上万的人仍然被囚禁或拘留。此外, 在许多情况下, 释放囚犯和被拘留的平民是以交换囚犯为条件的, 完全违反了《第四号日内瓦公约》和当事各方自己之间达成具体承诺 (E/CN.4/1992/S-1/9, 第23段, 1992年8月28日)。

### F. 强奸的受害者

#### 关于强奸的受害者给予特别照料的建议

(E/CN.4/1992/S-1/9, 第269(I)(d)段, 1993年2月10日)

320. 对于遭到有组织有计划强奸的受害者必须给予特别同情的医疗和心理照料。

#### 后续行动

321. 安理会在1992年12月18日第798(1992)号决议 (第1-5段) 完全支持派遣欧洲委员会代表团审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妇女遭奸污的问题。还请参看专家小



组关于调查前南斯拉夫领土上所指称的奸污问题的报告(E/CN.4/1993/50,附件二,1993年2月10日);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993/8号决议;秘书长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对妇女的强奸和凌辱的报告(E/CN.4/1994/5,1993年6月30日)。

#### 评论

322. 对强奸情况作了大量调查。目前,专家委员会正在进行一项调查。尽管如此,在特别报告员整个任职期间,收到各种严重程度不等的强奸事件的报告。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许多建议得到负责创伤受害者再恢复的各机构的共鸣,并体现在其活动中。

#### G. 战争罪

设立专家委员会的建议(E/CN.4/1992/S-1/9,第69-70段,1992年8月28日)

323. 特别报告员建议设立一专家委员会,调查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证据。<sup>11</sup>

#### 后续行动

324. 安理会在1992年8月13日第771(1992)号决议(第5和6段)中吁请各国收集有关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证据并转交秘书长。安理会在1992年10月6日第780(1992)号决议(第1至4段)中为特别报告员建议的目的设立了专家委员会。安理会还就该问题于1992年11月16日通过了第787(1992)号决议(第8段)。

#### 评论

325. 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设立了委员会并开展活动。但是,不能说委员会总是得到适足的资金和组织支持。委员会的结构及其所拥有的手段限制了其活动。此外,各当事方正制造各种困难,阻碍客观调查。委员会将于1994年4月底完成其活

动。必须在将来调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罪行(包括战争罪行)时恰当使用委员会收集的资料。

关于当局对战争罪应负责任的建议(E/CN.4/1992/S-1/9,第60段,1992年8月28日)

326. 联合国应该警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级当局,它们将为自己犯下的暴行或它们宽容或容忍的暴行受到国际审判。<sup>12</sup>

#### 后续行动

327. 安理会1992年11月16日第787(1992)号决议(第7段)重申凡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应负个人责任。<sup>13</sup>

#### 评论

328.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个人责任的原则得到强有力的国际支持。但是,各种困难仍可能严重阻碍推行这方面的任何进程。冲突各方,特别是波斯尼亚塞族人一再拒绝国际责任的概念。

#### 关于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提出起诉的建议

(E/CN.4/1992/S-1/9,第60和69段,1992年8月28日)

329. 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肇事者应提起起诉。<sup>14</sup>

#### 后续行动

330. 安理会在1993年2月22日第808(1993)号决议(第1段)中决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并可参看安理会1993年5月25日第827(1993)号决议(第1-2段);秘书长的报告获得批准并“为了起诉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负责的人的唯一目的……”设立国际法庭；大会1993年12月20日第48/135号决议(第8段)和1992年12月18日121号决议(第10段)。

#### 评论

331. 国际法庭目前正在组建。特别报告员敦促各有关联合国机构和所有会员国提供一切必要支持,以保证国际法庭有效履行其职责。

#### H. 裁军

关于撤出重型武器的建议(E/CN.4/1992/S-1/9,第58-59段,1992年8月28日)

332.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重型武器应置于联合国保护部队监督之下或以其他方式使之无法使用。地方当局应该解除非正规部队和平民部队的武装。<sup>15</sup>

#### 后续行动

333.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谈判达成协议,同意将重型武器(12.7毫米和以上的口径)置于联合国保护部队监督之下(S/25403,附件一,1993年3月12日)。

334. 2月5日炮击萨拉热窝事件后,国际社会已采取步骤将重型武器从萨拉热窝外围撤走。

#### 评论

335. 由于该建议没有充分付诸实施,重型武器被经常使用,目的除了其他外在于恫吓平民,特别是萨拉热窝的平民。在起草本报告时,最近的决定已导致局势取得改善。

## I. 联合国保护部队

### 关于扩大联合国保护部队职权以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整个领土的建议 (E/CN.4/1992/S-1/9, 第63段, 1992年8月28日)

336. 联合国保护部队的职权应予以扩大: (一) 包括波斯尼--黑塞哥维那整个领土; (二) 收集有关在波斯尼--黑塞哥维那领土内侵犯人权的资料。

#### 后续行动

337. 安理会在1992年9月14日第776(1992)号决议(第2段)中加强了联合国保护部队的职权, 包括根据秘书长1992年9月10日的报告(S/24540)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求时保护获释的被拘留者。并可参看安理会1992年11月10日第786(1992)号决议, 关于加强联合国保护部队和在机场附近的部署; 1993年2月19日第807(1993)号决议(第8段); 和1993年5月6日第824(1993)号决议(第6段)。

#### 评论

338.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联合国保护部队的规模有重大增加。此外, 联合国保护部队沿着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边界部署(安理会1992年12月11日第795(1992)号决议第2-3段)。然而,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大量地区仍然不在监督之下, 超出了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保护能力。向巴尼亚卢卡派遣联合国保护部队的决定由于当地波斯尼亚塞族当局坚决抵制而未能执行。

339. 联合国保护部队收集了各种类型的有关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证据。特别报告员在其活动的初期阶段感到失望, 因为尤其是联合国保护部队文职部门不愿与他合作和交流关于侵犯人权的资料。然而, 就与特别报告员交流资料而言联合国保护部队极大地增加了合作。联合国保护部队还充分支持设立人权事务中心的两个实地办事处。

关于给联合国保护部队干预权的建议 (E/CN.4/1992/S-1/9, 第63段, 1992年8月28日)

340. 联合国保护部队应该有权干预, 保护人权免遭侵犯。<sup>16</sup>

#### 后续行动

341. 安理会在1992年10月6日第781(1992)号决议(第1段)中决定禁止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空作军事飞行。安理会在1993年3月31日第816(1993)号决议(第4段)中授权采取确保禁止飞行的一切必要措施; 1993年6月4日第836(1993)号决议(第5段)决定扩大联合国保护部队的职权, “制止攻击安全区”和“制止对安全区轰炸”。

#### 评论

342. 联合国保护部队由于职权范围和资源不足, 未能有效进行干预, 在发生侵犯人权时未能给予保护, 在发生许多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 联合国保护部队被迫消极旁观。

### J. 和平进程中的人权

关于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协调的建议

(E/CN.4/1992/S-1/9, 第71段, 1992年8月28日)

343. 有必要将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努力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活动进行协调。<sup>17</sup>

#### 后续行动

344. 大会在1992年12月18日第47/147号决议(第20段)中吁请关心前南斯拉夫

境内情况的机构同特别报告员和专家委员会紧密协调。

-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确认与特别报告员继续联系。

S/25221, 附件一, 第13段, 1993年2月2日。

### 评论

345. 尽管特别报告员做了努力, 但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没有举行多少会议。从来没有建立起有意义的合作。他有一、两次未被邀请参加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但是他得以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一些工作组建立了交换资料的渠道。

### 关于以人权记录来衡量当事各方的建议

(E/CN.4/1993/50, 第269(2)段, 1993年2月10日)

346. 衡量冲突各方诚信度的标准应该是经事实验证的履行遵守人权标准的承诺程度。尤其应该注意各方是否已经释放所有被拘留者、允许设立安全区、解除封锁和开放人道主义救济走廊。<sup>18</sup>

### 执行情况和评论

347. 冲突各方商定的制宪原则包含十分仔细拟定和全面的保护人权的規定。然而, 显而易见这些原则对有关以武力和其他侵犯人权--包括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手段所获领土增益的谈判进程未产生任何永久性的影响。特别报告员要求人权关注在和平进程中得到优先重视, 他指出, 如果不保证停止大规模和严重侵犯人权现象就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

## K. 补充建议

关于建立公正的新闻机构的建议 (E/CN.4/1992/S-1/9, 第68段, 1992年8月28日)

348. 需要成立一个联合国新闻机构, 分别设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 保证它们能利用电视台和电台, 以抵消前南斯拉夫党派新闻机构制作的有偏见的错误宣传。<sup>19</sup>

### 后续行动和评论

349. 联合国没有采取支持这一建议的行动。但是, 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人士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在这方面, 特别报告员赞赏地注意到“替代信息网”已经成立, 目的是在前南斯拉夫全境交换文章和资料, 为创立独立新闻媒体奠定基础并向前南斯拉夫境外的新闻媒介、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服务。然而, 他们的努力尚未成功地打破该地区存在的新闻封锁。

关于支持民主运动的建议 (A/47/666, 第146段, 1992年11月17日)

350. 应该向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以民主为目标的团体提供国际支持。<sup>20</sup>

### 后续行动

351. 特别报告员不知道有哪一项决议要求推动这一构想。

### 评论

352. 自12月塞尔维亚总统选举后, 国际社会似乎将该问题放在很不重要的地位。殴打和拘留塞尔维亚反对派领袖 Vuk Draskovic 说明了塞尔维亚的政治情况。民主反对派在和平谈判进程中从来没有得到适足的支持。

关于在科索沃、桑扎克和伏伊伏丁那部署人权监测员的建议

(E/CN.4/1992/S-1/9, 第62段, 1992年8月28日)

353. 需要建立一个国际监督机制, 观察科索沃、桑扎克和伏伊伏丁那的人权情况。<sup>21</sup>

后续行动

354.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高级官员委员会成立了长期使命团, 监督科索沃、桑扎克和伏伊伏丁那的人权情况。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当局随后撤回同意, 使命团结束。安理会在8月9日第844(1993)号决议(第2-3段)呼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当局重新考虑它们的拒绝, 允许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使命团继续开展活动。

关于萨拉热窝局势的建议(E/CN.4/1994/6, 第45(c)、(d)段, 1993年8月26日)

355. 针对萨拉热窝的紧张局势, 除了其他外, 必须采取下列临时性步骤:(a) 立即将萨拉热窝的中心医院置于国际保护之下; (b) 为重伤员和重病人制定一项快速撤离程序。

后续行动和评论

356. 医疗撤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尽管如此, 仍然需要在国外提供医院床位来支持这一进程。在萨拉热窝的科塞沃医院没有置于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保护之下, 而且遭到多次轰炸。



## L. 结束语

357. 人权委员会在其有关决议中表示充分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所有建议。

358.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没有局限于编写报告。他根据需要进行干预并与有关当局进行了对话。特别报告员决定把重点放在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方面并为解决当前危机作出贡献。让世界公众舆论了解前南斯拉夫的人权局势也是他的优先任务之一。毫无疑问,正如上文已经表明,他的报告为联合国各机构通过一系列决议作出了贡献。他的一些建议被部分付诸实施,通常受到相当长的拖延。在这方面,应该提到安全区的建立--尽管并不令人满意--以及专家委员会和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和人权监督活动的发展。他应邀向安理会会议介绍他的调查结果,他的报告被广泛分发。他的干预在许多情况下毫无疑问地促进了许多人或群体情况的改善。他欣慰地收到来自前南斯拉夫各地的大量信件,表示支持他的活动。

359. 尽管如此,他未能实现他的主要目标,即向受害者提供有效援助和减少大规模侵犯人权现象。之所以未能实现主要目标,部分原因在于他所代表的机制的固有弱点。特别报告员的职权范围十分有限。因此,相对其他国际和国内活动者而言,他的地位显得十分脆弱。

360. 前南斯拉夫--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再次证明,在国际政治中人权仅起次要作用。已经采取的若干形式上的步骤也许应被视为是政治上无所作为现象的遮掩或借口。各国际机构实地工作人员的大量努力和牺牲未能弥补这一政策。国际社会事实上容忍了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这样一种政策破坏了国际法和人权保护制度赖以依据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注

<sup>1</sup> 本文可与《Vjesnik》对以前的一些具敏感性事件的报道相对照(见E/CN.4/1994/47,第137段)。

<sup>2</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下列文件:

- E/CN.4/1992/S-1/10,第25(a)段,1992年10月27日;
- A/47/666,第144段,1992年11月17日;
- E/CN.4/1993/50,第269(3)段,1993年2月10日;
- 致秘书长的备忘录,第9段,1992年9月4日。

<sup>3</sup> 见安理会其他决议:

1993年4月16日第819(1993)号,序言部分。

1993年6月4日第836(1993)号,第6段。

1993年8月24日第859(1993)号,第6(c)-(d)段

和大会决议:

1992年8月25日第46/242号,第8段。

1992年12月18日第47/147号,第11段。

<sup>4</sup> 并参看1993年3月12日S/25403号文件第4段和1993年3月26日S/25479号文件附件-H。

<sup>5</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下列文件:

A/47/666,第142段,1992年11月17日。

E/CN.4/1993/50,第269(1)(b)段,1993年2月10日。

E/CN.4/1994/3,第94段,1993年5月5日。

<sup>6</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下列文件:

E/CN.4/1993/50,第269(1)段,1993年2月10日。

E/CN.4/1994/3,第96段,1993年5月5日。

E/CN.4/1994/47, 第226段, 1993年11月17日-“他还敦促国际社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需要作出慷慨和迅速的反应, 按照所要求的程度和形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报告员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即没有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人民将会死亡”。

<sup>7</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下列文件:

A/47/666, 第145段, 1992年11月17日。

E/CN.4/1993/50, 第269(1)(b)段, 1993年2月10日。

“特别报告员因此强烈谴责阻止、干预或以任何方式拖延一切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分配的所有行动。”

<sup>8</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E/CN.4/1993/50号文件, 第269(1)(d)段, 1993年2月10日。

<sup>9</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下列文件:

A/47/666, 第143和145段, 1992年11月17日。

E/CN.4/1994/3, 第94(c)段, 1993年5月5日。

E/CN.4/1993/50, 第269(1)(f)段, 1993年2月10日。

<sup>10</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下列文件:

A/47/666, 第143段, 1992年11月17日。

E/CN.4/1993/50, 第269(1)(a)段, 1993年2月10日。

E/CN.4/1994/3, 第94段, 1993年5月5日。

致秘书长的备忘录, 第22段, 1992年9月4日。

<sup>11</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下列文件:

E/CN.4/1993/50, 第269(4)段, 1993年2月10日。

A/47/666, 第140段, 1992年11月17日,

给秘书长的备忘录, 第24段, 1992年9月4日。

<sup>12</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E/CN.4/1993/50, 第269(4)段。

<sup>13</sup> 并请参看安理会下列决议：

1993年4月16日第819(1993)号决议，第7段；

1993年4月17日第820(1993)号决议第7段；和  
大会决议：

1993年8月25日第46/242号决议，第7段。

1992年12月16日第47/80号决议，第4段。

1992年12月18日第47/147号决议，第11段，和  
世界人权会议的决议：

A/CONF.157/L.2。

<sup>14</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1993年11月17日E/CN.4/1994/47号文件第230段：“特别报告员重申坚信，必须依法惩办侵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肇事者。他期待着国际社会将尽一切必要努力确保追究在前南斯拉夫侵犯人道主义法的国际法庭能迅速和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sup>15</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1992年9月4日致秘书长的备忘录第8段。

<sup>16</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下列文件：

E/CN.4/1993/50，第269(1)(e)段，1993年2月10日

E/CN.4/1993/3，第195段，1993年5月5日。

给秘书长的备忘录第21段，1992年9月4日。

<sup>17</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下列文件：

E/CN.4/1993/50，第269段，1993年2月10日

给秘书长的备忘录，第2(b)段，1992年9月4日。

<sup>18</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1993年5月5日E/CN.4/1994/3号文件第94段。

<sup>19</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下列文件：

A/47/666，第147段，1992年11月17日。

致秘书长的备忘录，1992年9月4日，第17段。

<sup>20</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1993年2月10日E/CN.4/1993/50号文件,第269(1)(c)段。

<sup>21</sup>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类似建议载于给秘书长的备忘录第20段,1992年9月4日。

## 附件一

### 实地活动

1. 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8月28日发表的第一份报告中建议向前南斯拉夫境内派驻实地工作人员。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其他类似建议载于他的1992年11月17日报告(A/47/666,第148段)和1993年2月10日报告(E/CN.4/1993/50,第268段)。此后,人权委员会在第1993/7号决议请秘书长向前南斯拉夫境内派驻实地工作人员,就其任务区内遵守或侵犯人权的情况提出第一手及时报告。实地活动也得到大会1993年12月20日第48/153号决议的认可。

2. 实地活动由人权中心于1993年3月确定。资金主要由各政府和非政府来源自愿捐款。

3. 特别报告员要求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政府同意在每个国家建立实地办事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拒绝给予许可。收到克罗地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肯定答复。1993年3月在萨格勒布和1993年12月在斯科普里建立了实地办事处。如果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和安全局势容许,将设想向政府申请许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开设实地办事处。

4. 在萨格勒布的办事处目前有五名专业工作人员和一名秘书兼翻译。在斯科普里办事处有一名专业工作人员和一名秘书兼翻译。这些办事处为特别报告员在整个前南斯拉夫的实地活动提供服务。

5. 实地工作人员的确切作用是协助特别报告员收集、核查和评估关于侵犯人权的资料;提醒他注意有关人权的问题和趋势;就设想的需要和适当形式的紧急干预向他提供咨询意见;和为他经常到实地执行任务提供便利。实地工作人员通过下列途径履行他们的职责:实地调查、与所指称的侵犯人权情况的证人和受害者交谈、与地方、地区、政府和军事当局保持联系、与在前南斯拉夫积极活动的各国际政府

间和非政府间活动者密切合作。

6. 实地工作人员到前南斯拉夫各地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和实地访问。迄今为止,他们进行了下列访问活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2次,克罗地亚20次(包括到联合国保护区12次),马其顿3次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4次。在若干情况,实地工作人员得以进入当时被认为其他国际活动者无法进入的地区,如1993年7月进入莫斯塔尔东部、1993年10月进入Maljine村(指称的大屠杀的现场)和波斯尼亚克族Lasve山谷飞地的Stari Vitez穆斯林“口袋”地区。在有些情况,实地工作人员对指称的严重侵犯人权情况进行了第一次国际调查,如1993年3期间在整个波斯尼亚东部、1993年6月在Ahmici和1993年9月期间在Medak“口袋”地区。1993年12月,实地活动对比哈奇地区人权局势进行了第一次国际调查。

7. 收集证词和与证人会谈看来确实是有关具体侵犯人权情况和一贯侵犯人权现象的资料的重要来源。这种活动是在实地访问活动期间和在萨格勒布和斯科普里办事处进行的。

8. 与地方各级和中央政府当局以及军事领导人联系是收集有关官方政策和做法的资料的重要途径,并有助于分析体制上对保护人权支持的程度。就具体的侵犯人权情况向这些当局进行查讯有时也能达到扭转有关侵权行为的效果。

9. 从政府间组织收到资料对有效开展实地活动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它能够提供本来可能得不到适当处理的大量人权资料。为了帮助这些机构收集人权资料,人权事务中心编写了报告人权问题的准则。这些准则已分发到在前南斯拉夫开展活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这些准则基本上纳入了联合国保护部队负责调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战争罪指控的单位的标准条令。

10. 从非政府组织收到资料并与之对话极为重要。例如,由此经常引起对指称的侵犯人权事件的注意和促使进行实地调查。

11. 实地活动的其他工作包括为除特别报告员以外的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访问团和活动提供便利。例如,它为失踪问题工作组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协助执行了对

前南斯拉夫的访问任务。另外，应联合国保护部队民事单位的邀请，萨格勒布实地办事处为联保北区民警局负责人和其他警务人员组织了讲习班。讲习班涉及到人权法律和人权监督，是值得推崇的机构间合作例证。最后，萨格勒布办事处还为失踪人员的亲属提供了帮助，为他们翻译了有关的联合国调查表，发给他们填写，然后代为转交失踪问题工作组。

12. 特别报告员感谢联合国保护部队对前南斯拉夫境内开展实地活动提供的援助。他特别提到获得的膳宿和其他服务、对实地访问任务的支持和提供联合国保护部队有关人权问题的调查结果。他还赞赏实地工作人员与欧洲共同体监测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在该地区活动的其他国际单位建立的工作关系。

- - - - -